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

永泰元年到雲安所作

八哀詩并序

昔詩人作黃鳥之詩以哀三良故魏曹植王粲皆因之作七哀詩用之八哀意原于此也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

贈司空王公思禮

王思禮高麗人也入居營州少習戎旅隨父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

與哥舒翰對為押衛及翰為龍右節度使忠嗣禮事翰後加守司空上元二年以疾薨贈太尉諡曰武烈

司空出東夷

東夷謂高麗也

童稚刷勁鬚

謂修整其鬚也

追隨燕鰲

兒

燕鰲兒指王忠嗣忠嗣為幽州節度使禮隨之歸朝也

穎銳物不隔

銳一作脫謂穎銳如囊中錐其穎必

脫也按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毛遂願備負而行君曰士之處世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歟曰使遂早得脫而中乃穎

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積

沙石曰積言意必欲掃蕩夷狄矣

未甚拔行間

行戶郎切謂行伍之間也

大戎大充斥

充斥猶言盛大也思禮在行伍之間

未顯奈大戎無憚恣入寇也左氏傳盜賊充斥

短小精悍姿

前漢郭解為人短小精悍又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

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

屹然強寇敵

言屹然如山而為強寇之敵也按唐書加思禮金城

太守安祿山反翰為元帥奏思禮赴軍玄宗曰河隴精衛悉在潼關吐蕃有真唯倚思禮耳觀玄宗之言則思禮在金城時能敵吐蕃可

知貫穿自萬眾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

暗用後漢彭寵傳事又蔣珍詩

馬鞍懸虜頭

甲外控鳴鏑

前漢冒頓作鳴鏑習勒其騎射注驍箭也古冬符行縱控飛鳴鏑引臂驚幽猿

洗

劍青海水

青海在河西謂戰勝而深入也哥舒翰傳翰築神武軍青海按集有云君不刻銘天山石間除右金吾衛將軍昔漢班

見古來青海頭是也

固為寶靈勒銘燕然山唐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是也

九曲非外蕃

唐書會要景龍四年贊普請婚以左

倚大將軍楊矩為送金城公主使後矩為鄯州都督吐蕃厚賂之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之邑矩遂奏与之吐蕃既得九曲

其地肥良尤与唐地接近自是復叛矩懼欽藥而死王思禮傳事哥館藉以功授右衛將軍充關西兵馬使從其討九曲也又攻破吐蕃

洪濟大莫門等城攻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

其王轉深壁

謂深其壁壘也

飛兔不近駕

飛兔古之神馬也兔善走而復能飛以名馬其駿快可知矣淮南子夫待腰裏飛走而駕之則壯莫乘車矣言其難得也陳孔璋答東阿

陵曰飛兔流星超越山海龍驤所不能迫况駕馬可得齊足哉鷲鳥資遠擊曉達兵家流

前漢藝文志兵權謀十三家陰陽十六家兵法巧十三家兵家者飽

聞春秋癖謂其博通春秋也甘晉杜預曾襟日沉靜肅肅自

有適適也自此推而上之至短小精悍資比自美思禮之辭也潼

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辟音避辟易退却奔走之貌萬乘謂天子也偏裨無所

施元帥見手格元帥謂韓也格闔也初安祿之反思禮從韓守

不從遂至於敗思禮為偏裨而謀不見從故無太子入朔方太子

謂肅宗朔方至草符梁益至草謂玄宗梁益劍南也胡馬纏伊洛胡馬

伊洛河南也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垣勢窮迫迫一作逼

謂其勢力出於裴冕之所迫也翰既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時肅宗

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從百姓之請北收兵至靈武圖興復而

羣臣裴冕等勸進遂即皇帝位於靈武以從人望也公時徒步至公指思請罪將厚責

際會清河公

清河公乃房太尉也

間道傳玉冊

間讀去聲

天王拜跪

畢謹議果冰釋

潼關失守思禮與呂崇李承光同走詣靈武請罪肅宗責其不堅守引至靈武下將斬之適會宰相房琯從蜀來奉太上皇玉冊冊命肅宗訖琯遂諫帝無罪思禮乃赦之

翠華卷飛雪

翠華天子之旗卷飛雪則肅宗訖琯遂諫帝無罪思禮乃赦之

熊虎亘阡陌

謂其旌旗之多也周禮司常熊虎為旗玉篇南北為阡東西為陌

屯兵鳳凰山

謂肅宗屯兵於鳳翔府以圖恢復也

帳殿涇渭闕

帳殿謂設帳幕以象

官殿肅宗駐蹕

於涇渭之間也

金城賊咽喉

既赦尋副房琯

戰便橋不利更為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功以扼金城之咽喉也揚雄解嘲蔡澤山東之匹夫西揖強秦之相

也馬援傳援擊五溪蠻夷進壺頭搃其咽喉禁暴靖無雙

爽氣春浙瀝

謂思禮之守武功禁暴禦亂其材無雙和爽之氣如春風然人皆愛之也

歌

詩音韻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野多青青麥

謂思禮瘞死者也莊子外物篇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

詩音義云逸

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

郭子儀收復兩京思禮先入清宮時太廟

為賊所焚權移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謁廟請罪乾元二年李光弼築河陽制以思禮為太原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大副使兼御史大

夫壯軍糧百萬器械精銳尋加守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

望王士寮在我之爵位則要其顯本朝之土地則恨其逼此又以美思禮之謙忠也不得見清時

清一盛嗚呼就窀穸窀穸謂葬也思禮欲留叛復而未遂不幸而死也窀穸事見左傳永繫五

湖舟求一作空范蠡事勾踐既滅吳欲乘輕舟以浮於五湖此謂思禮有功成身退之志而未遂也悲甚田橫

客高帝平齊召田橫懼自刎帝為之流涕以王禮葬之其賓客五百餘人聞橫死皆自殺此謂思禮之賓客尤甚於橫燕周詰訓曰

首從者挽至宮不敢哭故為此歌以寄哀也千秋汾晉間事與

雲水白前有云復領太原役則思禮兩在太原矣太原古之晉地宜乎有挽御之功德在汾晉之間綿歷千載與雲水俱傳

而無昔觀文苑傳豈述康蘭績形容思禮文不足而武有餘廉蘭名將豈必書其文彩於

傳乎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此譏文勝贊者徒取禍爾鄧景山曹州人以文吏見稱亦

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太原以鎮抚紀綱為已任檢覆軍吏隱沒者

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

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疋以贖兄罪景山許其誠死衆咸怒

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抚

取失所以故不復驗其罪

故司徒李光弼

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大

略天寶十三年郭子儀薦之堪當閫寄祿山之亂立宗幸蜀肅宗理兵盜武授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尹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

光弼加檢校司徒在至德二載尋

已前事而稱其官耳晉陽則何東之太原也昔趙鞅取晉陽之甲是也

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

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

乃晉作多明黎方何北也

首見帝業

賊將史思明等肆偽師來攻城光弼麾下衆不滿萬皆烏合市人賊以太原屈指可取衆皆寒寂唯光弼毅然

伺其急出擊大破之斬首十餘萬乃斷賊之右臂又破史思明于嘉山而河北歸順者十餘郡是以民安如泰山朔方郡兵氣乃振黎民

知帝業之二有成也

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

二宮謂肅宗與皇后收復京師哭祠九廟也

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

高視笑祿山公又獻大捷

公指光弼也乾元二年光弼為天下兵馬元帥與九節度兵圍安慶

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偽位笑祿山无能為以自殺乃縱兵向

南賊勢其嚴光弼議洛不足抗賊遂檄官吏令避寇引兵入三城賊憚光弼頓兵白馬祠不敢西犯宮闕遂戰於中軍而大破逆黨賊走

保懷州此光弼之獻大捷也即傳所謂敵俘太朝是也雖然初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整陣徐行越東京謂留守韋陟曰公計將安出陟曰不如移軍河陽表裏相應此後臂勢也遂悉軍趨河陽光弼擒周

王冊崇勳謂光弼以功進小敵信所怯謂光弼北却之敗也異

將步騎千餘前去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任也擁兵鎮河汴謂光弼受封

千里初安帖安吐火青蠅徒營營詩小雅營營往來兒風雨

秋一葉青蠅善點白為黑點黑為白喻魚朝恩程元振諸害光弼

葉也淮南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按唐書北邙之敗

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嫌之及來瑒為元振誘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迂延不敢行帝還長安因拜東都

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頃大屋去高棟高棟大屋所恃而安

詔不至二年光弼疾篤薨倚賴長城掃遺堞國家倚光弼如長城今平生白羽扇謂光

而所用之物存矣裴啓語林諸零落蛟龍匣蛟龍匣乃劍匣也

也西京雜記漢武送死匣上皆金縷為雅望與英姿漢二十八

蛟龍為鳳龜鱗之象世謂之蛟龍玉匣

英姿茂績委而不用也

側愴槐里接

槐里豈葬地乎以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按長安志延平門乃在郭西而

前漢志槐里屬右扶風今之鳳翔府正在長安之西矣

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

隱居詩話

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老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此所以稱為詩史也

直筆

在史臣將來洗箱篋

言史氏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謗致公恐懼之事將來洗曜箱篋之汗

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

南紀楚之分南自南紀往歸長安則可以弔光弼之英竟今阻

而不矣

扶顛永蕭條

言光弼有扶顛之力而亡之也

未濟失利涉

言時未至大治而光

能也

疲蕭竟何人

蕭乃結切裴老兒庸自稱也莊子蕭然疲役

灑涕巴東

而失舟也

峽

巴東峽指言夔州也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嚴武華州華陰人書侍郎挺之子神氣雋

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風讀書不究精義沈獵而已弱冠以門蔭策名隴右哥舒翰奏充判官至德初肅宗與

師靖難大收材傑武策赴行在宰相房琯以武名臣之子才畧可稱首薦累遷給事中八年永泰中逝母哭

日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

鄭乃武之所封期

華岳金天晶

晶子盈功華

白帝也武西人以其得華岳

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

本傳

天神白帝精氣之所孕也

武幼

豪爽母不為挺之故武奮然以鐵鎚碎其妾首

復見秀骨清

題

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

力切大賢謂

開口只欲為將相傳云与元載

凡開口只欲為將相傳云与元載

四座驚歷職匪父任

任門蔭也言武初歷補後自致

嘗力爭

謂為御史

漢儀尚整肅

乃假僕以

胡騎忽縱橫

謂祿山

飛傳自河龍

傳直

逢人問公卿

按史氏云玄宗入

夫則天寶末武在蜀中矣飛傳則傳述之報也何龍西東蜀中之道

也 不知禹乘出

作乘輿

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

蕭關城

武在蜀之遠亦不知乃乘所出之的所以雪涕悲鳴其忠

武遂立肅宗肅關即靈武也按渭州清原縣乃武州舊地肅關城攻其地即今朝那縣在原州西一百八十里龍朔中故於白草軍置肅

關或云蕭關屬武州大中五年以原州之蕭關置

寂寞雲臺仗

言行宮儀衛之章制無復昔日移天仗於雲臺

也便信哀江南賦非无北關之兵猶有雲臺之仗

飄飄沙塞旌

謂屯兵鳳翔以恢復也

江山少

使者

謂道路梗阻也

笳鼓凝皇情

謂肅宗思上皇也

壯士血相視

別賦刎血相視

忠臣氣不平

作不一

密論正觀體

正觀太宗年号也

揮發岐陽征

謂肅宗理兵鳳翔以親征也後漢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

感激動四極

爾雅釋地東至于太遠西至于邠國南至

栗謂之四極也至于祝

聯翩收二京

二京謂長安与東都也按舊唐書至德初武扶策謂肅宗行在

京兆尹則固有建議收復者矣

西郊牛酒再

再一作至西郊乃長安之郭外也至

德二年十月車駕入長安十一月上皇至自蜀時

原廟明丹青

謂收京禁宗廟也原重也

匡汲俄寵辱

以武之謙諄如匡衡及黜也既拜京兆尹矣而

坐房琯事貶巴州

衛霍竟哀榮

復以武比衛霍去病之為將也武為東川節度則任謫之中

此則寵之所厚也

四登會府地

武為京兆少尹升京兆尹為劔南東川節度使擢成都尹還拜京兆尹或曰肅

復榮也

宗至德丁酉肅宗復長安武行京兆尹事宝應壬寅再尹京兆上元辛丑廣德癸卯兩節度劍南故曰四登會府地也貨殖傳都會也釋名

都者君之所居人二掌華陽兵武初以陰補太原恭軍肅宗時為劍南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

民之所都會也南東西兩川為一道權成都尹復節度劍南故曰三掌華陽之兵也

禹貢華陽黑水推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或曰臣僕衛霍見信任或寵或辱或哀或榮始終之節不若武為京兆之尹又兼御史中丞又遷京兆尹又兼御史大夫凡四登會府之地三掌華陽之兵也

京兆空柳色色或作翠武嘗為京兆尹故用以比張敞為京兆尹走馬於章華臺之柳市也尚書無

履聲武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故用以比鄭崇為尚書僕射數次見諫諍京師初納用之每見革履聲帝笑曰我識鄭尚書

履羣鳥自朝夕此美武嘗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也前漢哀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号

白馬休橫行此美武能靜亂山之亂也後漢李憲伏誅餘黨萬千臨聚眾也備山揚州

我歐陽欽不能冠盧江人陳震為從事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

號白馬陳從事魏志龐德與關羽交戰射羽中數箭白馬羽陣中謂之白馬將軍夢初按南北賊臣傳侯景作

諸葛蜀人愛之謂武

行劍南蜀人愛之比之諸葛也蜀志諸葛亮傳亮益之民

化成謂武以德服成都儒化之或比之文翁也前漢文翁傳文翁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孝官弟子為除更終高者補郡縣吏

公來雪山重去雪山輕蜀之

西山冬夏常有積雪武之來鎮其去就為蜀之重輕焉按廣德元年
年冬吐蕃駝軍汧隴劔南節度高適出師雪嶺犄角无功陷松維保
三州二年春正月南暮春發關武狀用工部員外郎未諫軍事以夏
南至錦江秋未武拔吐蕃當狗城仲冬武拔監井故史氏謂其威累
足以靖邊也華陽雪嶺記西山東觀錦城若井底其上積雪千仞按
集草堂詩云隱含西嶺千秋雪繫白西山白雪四時又西嶺詩曰夷
界荒山頂荒山積雪漫又曰煙塵侵火井兩壑開松州是也

梁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愛文李之土日韜鈴延子荆書也晉

與遊宴又為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於江州韜鈴延子荆書也晉

孫楚字子荆泰右有驃騎軍事又四郊失壁壘謂邊境无也也

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起為參軍也禮記四郊多

壘卿大夫也禮記四郊多

之序也也禮記四郊多

公有嚴鄭公事池江蜀詩他水流中座岷

山對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掉梁是也

鎮靜无事惟以宴逸圖畫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此聯

與親共樂无盜賊之憂也也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此聯

都虽有醉酒常以国難也意待大戎滅人藏紅粟盈大戎指吐

報主願庶或裨世程

或一作獲程謂功程也

炯炯一心在

炯炯沉

沉三豎嬰

左氏成公十年傳公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

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顏淵竟短折賈誼徒忠貞

原武之意在於救主不幸年四十而疾化故甫比之顏回賈誼謂年

少而飛旆出江漢

儲岳賦飛旆旆

孤舟轉荆衡

武卒于蜀以喪柩歸于楚

也虜為馬融笛

昔馬融好吹笛迨死有客弔之詔靈橫笛

悵望龍驤坐

晉征吳童謠曰

阿童復阿童衡刀飛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阿童王濬小字也武帝因以謠言拜濬為龍驤將軍太康六年濬卒葬相山大營空

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栢茂盛

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

武鎮蜀嘗辟南為參

也謀故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璿

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

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懇讓儲位封為寧王璿謚曰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璿璿歷太僕卿天寶初加特進

唐植萱錄杜工部詩骨氣高峭如爽鷗摩天駿馬逆地如八哀李司徒詩曰司徒天寶末全收晉陽甲獲冠攻

吾城終寂意不愜王司空詩曰司空出東夷童稚利勁
翻追隨燕薊兒穎脫物不隔嚴鄭公曰鄭公瑚璉器華
岳金天品昔在童子時已聞老成人謂工部擬魏太
子鄴中八篇可抗衡齊軌工部奮然曰公知其一旦吾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也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也

魏志邯鄲淳見曹植才辯歸對其
所知數植之才謂之天人也

見曹仁歎曰將軍真天人也東觀漢記光武過鄧禹營勞勉吏士
眾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唐書魏眉宇秀整性謹密善射帝愛之虬
鬚似太宗

色映塞外春

謂容貌和雅也往

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群臣

以璉之父讓位子已故眷遇之恩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

史記三王世家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漢中山靖王傳諸侯王
身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為盤石宗齊南王康
傳何敞上疏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准從容退朝後

或在風雷晨

雷或作雪謂天子威勇將田獵也南臯翔鼓錄明
皇以璉聰晤敏慧妙達音響每隨遊幸頃刻不捨

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

司馬相如諫獵書今陛下好陵阻
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獻駭不

存之地犯屬車之羽旗動若一萬馬蕭駢駢多貌詩駢駢征

夫詔王來射鴈拜命已挺身謂從天子獵死中箭出飛鏃

內上又回翠麟又或作入翠麟馬名也翻然紫塞翻謂馬

豹古今注素所築長城土色下拂明月輪謂馬翻落而拂弓也

月之胡人雖獲多楊雄長揚賦上將大誇胡人以禽獸令天

笑不為新謂射中鴈而天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謂天

賜不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言雖隨天子而獵久乃

帝嘗射熊豕逐野獸司馬相如上疏諫竟無銜繫虞虞巨月切

之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聖聰矧多仁矧一官

諫獵疏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獵時有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天子納其諫而罷獵獵故有司匪

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皆進諫之晚年務置醴門引申

白賓此謂進好延賓客門下多賢士也雅章雅章與賓知章褚庭誨梁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仲山伯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醴師古曰醴甘酒也按集壯遊詩有曰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士良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發食召羣公會軒裳蓋天寶間英豪貴人皆虛左待甫如此所以推轂奏賦明光殿也

道大容無能求懷侍芳茵無能

必霑巾謂義形於色也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孔融表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川廣不可沂沂蘇故切逆流而上也甫言自別之後流落於蜀與王隔絕欲沂流而上見王則川廣不可沂也

墓久孤兔隣傷王之不復見張孟陽七哀詩北邙何曩曩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主孤兔窟其中無

宛彼漢中郡郡魯作王璉弟漢中王璉早有才望儀冠

文雅見天倫何以慰我悲泛舟俱遠津謂碼為人

溫溫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謂溫溫風味甫少年已

舊遊易磨滅遊一作易衰謝增酸辛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唐文苑傳邑廣陵江都人父善書注文選六十卷行於時邑少知名邑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見秘書嶠曰秘閣万卷豈時日能習邪邑固請乃假直說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伏了辨如響嶠驚歎曰子且名家長安初李嶠張廷珪並薦邑辭高行直道為諫諍官帝封泰山還見帝休州詔獻詞賦帝悅拜御史上計京師中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以進公蚤有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環異至阡陌聚觀後生內謁門巷填溢邑為陳楚留滑州刺史又為汲郡北海太守

長嘯宇宙間

長嘯謂數嘯之長尸子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

高才日陵替

也如山陵之漸替謂才高者不容於世也

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

存詞林有根抵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

謂名各與筆力相副也

風流散金石

言碑頌銘誌之文散刻于金石也

追琢山嶽銳

追都回切治玉也言其為

文得山嶽與銳之氣也

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門碑

版照四裔名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

四裔謂四方之遠也邑文傳耀遠方邑雖

黜貶于外遠方之人多造其門而求之銳以金帛然為文得春秋凡例之休為多矣杜預序左氏傳發凡以言例

蕭蕭白

楊路

崔豹古今注白楊葉圓廣志白楊一名高飛木葉大於柳古詩白楊多悲風蕭々

洞徹寶珠惠

言墳墓之路植以白楊蔽而幽皆得也

劫浮雲衛

浩劫謂無窮不朽之功也言龍宮之塔廟得邑之文旦

龍宮塔廟湧

湧下浩

日一夜造

八萬四千塔梵言塔也華言廟也釋氏要覽梵言塔婆唐言高顯今俗稱爲塔梵言蘇喻婆唐言王塔梵言卒塔婆唐言廣梵言浮圖唐言聚相西域記建塔者謂之立表皆有等級若初果一級二果二級三果三級四果四級表超三界也故佛塔十二級表超十

二因緣也

度人經唯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統衆玄都妙法重

華經如人

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後盡未爲一塵一塵爲一劫王簡樸頭

陀寺碑功

廣異記丁約謂韋子威曰郎君終當棄俗尚隔兩

塵子威曰

何謂兩塵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夢弼謂此

言無窮不

朽之功也或以塔之級爲劫謬矣按集有玉臺觀

詩曰浩劫

因王造又嶽麓二寺行曰塔劫官牆壯麗敵是也

俎豆事

謂邑或爲學校廟宇之記或叙禮儀也

故吏去思計

謂邑或述監司守令

眄睽已

皆虛

眄彌矜切眄力代切謂凡來請謁求其爲文者邑皆虛已以致敬也

跣涉

謂邑文之光耀已自

謂不憚其

跋

謂邑文之光耀已自

非止勸獎

後人也

豐屋珊瑚鈎

豐屋大屋也珊瑚鈎乃屋中之簾鈎也

麒麟織成屬

爾居例切也謂紫駟隨劍几既略邑以紫駟之馬又繼以金劍幾几也義取無

虛歲此言富貴之家皆以金劍餽邑求其為文邑受之皆合於義也按新唐書曰古作文獲財未有如邑之盛人奉金帛請其

文前後所分宅脫驂間吳志周瑜與孫策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史記

受鉅方計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感激懷未濟邑雖以文受人之財而氣義頗喜惠

之塗解左縣贖之延入為上客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藏

養親舊常感敷古人分宅脫驂之爭每以未濟為念也

作賊在衆人則歸其能賙給在邑獨步四十年邑知名長安死天子傳言邑獻詞

間可謂風聽九臯謂邑善言之遠揚聞於天子傳言邑獻詞獨步矣

嗚呼江夏姿以邑北黃香也後漢黃香江夏人博孝竟掩宣能文京師號曰天下无双江夏黃童

尼袂言邑之道窮也昔孔子獲麟反袂拭面曰吾道窮昔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

否臧太常議武后臨朝張昌宗與易之擅權韋巨源諡諛居邑批其議面折二張勢

二晉作三邑初為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奏張昌宗兄弟請付法斷則天初不應邑進言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始允之

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旱霽邑面折二張排蕩上心為之霽怒衰俗凜然而生風也爾雅秋為

天忠貞負冤恨貞晉依怨以邑忠宮闕深旒綴放逐早

聯翩低垂困災厲此言天子深居九重不知省察放逐南州无

初又敗產州召還為姚崇所嫉敗汴州召為陳州明皇東封回邑謁

見於汴藏詞賦編自漢自珍詩自云當居相位又素輕張說為說所

惡發陳州因事抵死會赦免貶鉅州後於嶺南日邪鵬鳥入邑

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轉括清溫三州刺史

比買誼之忌鵬也詎賊竟斷倉梧帝以邑悼舜帝之南巡也蒼

日庚子日邪鵬入余舍

梧之野真諸帝舜服十轉紫華可以長生榮枯走不暇榮一作

與天地傾搖葬於蒼梧之野蓋尸解也

東枯磨銳承命星駕無安統詩星言夙駕李斯傳吾未知所稅

趨走无暇也

幾分漢庭竹幾讀上声謂邑屢為刺史也漢制以竹使符分給

書第一至第五與郡守為符各夙擁文侯筆筆祥歲切謂邑在

分其半左留京師右以與之也

笑也昔鄒衍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坐彗帚也謂終悲

為之掃地以衣擁彗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為敬也

洛陽獄以邑之死於獄比蔡邕也後漢蔡邕傳靈帝嘗詔邕下洛

嘗實勸馬一匹故言溫惡邑持正令勸引邑嘗事近小臣斃小

以國之休咎相語陰行賂遺竟杖死北海郡

拍吉溫幾或依蔽非以篇末復押蔽字左氏傳國語與小臣小臣幾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

啗也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歷下亭有詩唱和是也北

海指也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朝陰謂日影也論文到崔蘇

崔信明蘇源明皆拍盡流水逝謂感舊也近伏盈川雄盈川謂楊炯也

唐文苑傳炯嘗為盈川令張說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照隣亦不減王勃未甘特進麗

特進謂李嶠也張說又曰李嶠文如良金美玉是非張相國相國謂張燕公說也相拒一危

脆謂說以相國勢力所能勝也特進身危脆易於一扼耳按爭名

古豈然規文帝典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鍵捷欬不閉鍵巨典切鑰壯也捷疾業切急也或作捷

其獻切門限也文苑英華鍵捷作閑鍵欬許勿切疾貌也與說皆以

文顯互相爭名色竟為說抵牾故謂色為閑鍵則捷急而忽然不閉

所以召禍也老子二十七章善閉無闕捷而不可開例及吾家詩色與角比肩有以詩為常例

也例或又作倒謂曠懷掃氛翳謂剔去其家味也或謂氣翳言見吾詩而絕倒也曠懷掃氛翳謂剔去其家味也或謂氣翳言

屏翳慷慨嗣真作甫有和李大夫詩咨嗟玉山桂喻色作詩之美也晉郗鑒對武

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獵桂林一枝崑山片玉鍾律嚴高懸喻豈詩之有法度也鯨鯢噴

迢遰喻豈詩之雄健也坡陀青州血坡陀高聚貌或曰不平也蕪沒

汶陽瘞瘞於刃切埋也汶陽魯地謂墓葬於魯也哀贈竟蕭條贈或作挽恩波延揭

厲謂代宗時國恩例得贈秘書監不問淺深也左氏僖公二十三年傳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爾雅釋水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

以衣涉水為厲縣縣以下為揭子孫存如綫傷豈子孫微而欲絕也舊

客舟凝滯舊客者南自數其飄泊荆楚未能乘扁舟以往也江淹別賦舟凝滯於水濱君臣尚論

兵將帥接燕薊即詠六公篇六公者元自注云柏彥範敬暉張柬之袁恕已洎狄相也

六公篇詩載豈本傳真來豁蒙蔽南數時之多難用文於燕薊之地當復如豈者慷慨有所陳說故南詠豈所作

六詩以解憂國之情也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源明京兆武功人少孤寓居徐充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論德出為東平太守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偽官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徒步寓徐充注題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

典謂三墳五典也時下萊蕪郭泰山郡也忍飢浮雲巘巘語負米晚

為身每食臉必泣昔子路負米百里之外以事親源明養不又親負米自為而已故每食必泣也夜

字照藝新晉中興書范汪家貧好孝然薪以讀書獨處一室如對賓子喻家貧傭賃暮輒然柴薪以讀書

客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願一作顯謂以已勤苦之

志報父母志報父母學蔚醇儒姿昔董仲舒為漢醇儒故以此源明也文包舊史善源明

館因采其語也落一歸來潛京輦幽人乃

人源明嘗隱于嵩山天寶中辭幽人射策君東堂魯作射君東堂策願師古

漢書音義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

科列而置之不許章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也又

唐無言射策者謂列策於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所中而對之則明以策問授其人而觀其臧否也宗匠集精選

制可題未乾一作制題墨未乾蔡邕獨斷漢制天子之書有四

書其官如故事是為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制曰之字則詔天子

答曰可以為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曰之字則詔天子

奏如書亦曰詔書四曰戒敕自魏晉以後皆乙科已大闡一作

已大文章日自負吏掾亦累踐明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論

德出為東平太守又為國子司晨趨閭闔內子之門也足踏

宿昔跣研古典切跣也言其由貧賤中來足指約中斷傷一麾

出守還謂出為東平太守召為國子司業延年贈阮始平詩屢

而武帝不用其後一麾乃出守說者謂山濤薦成爲吏部郎三上

遂誤以守郡黃屋朔風卷卷上捲同黃屋天子之車蓋也謂不

暇陪八駿昔周穆王嘗乘八駿之馬以出遊幸王子年拾遺記東

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二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超

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留光一形寸影七名騰霧乘

雲而奔八名挾翼有肉翅餘見前注虜庭悲所遣謂源明時不及

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石或作不源明陪貶其二秋憂憤石可轉而吾心不轉焉

轉此言源明不污賊而受為官也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肅宗

復社稷得無逆順辨

南宗復兩京辨其逆順諸為署官者范

睦顧其兒

沈約宋書范曄為高祖相國掾曄太子詹事全謀反誅臨刑曄其子霽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饗曄曄問曰

汝顧我耶霽曰今日何緣

李斯憶黃犬

李斯傳斯具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願謂其子

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

秘書茂松色

色一作意諸為署官

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再宦祠壇墀

再宦一作屢侍前後百

卷文枕籍比其禁鬱

其亦喻源明文之美也晉元帝始鎮建業每

呼為

篆刻楊雄流

篆刻一作制作楊雄以賦為童子難與

張本末淺

未一作未謂源明之文波瀾浩渾如

青燐芙蓉劍

謂其能斷决也吳越王允常取純劍劍示薛燭

犀兕豈獨刺

人曰光乎知屈賜之華況如芙蓉始生於湖

反為後輩襲

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

昔漢武帝嘗大興祠祭齋房生芝而作頌事絕萬手

拳

拳九輩切取也謂常時佐為碑祠拍望拳取房芝若拳一手也南

宗時宰相王璠以所構進勸上

具祠齋事禁中稍崇飾祀源明數

進時政得失 垂之俟來者正始貞勸勉源明所書將以垂後世法乃正始之道也

不惡懸黃金惡一作要謂其言安媚則黃金可惡胡為投乳

贗乳一作亂贗音賦又音鈔乳虎也謂其言切直犯上之惡不啻若投飢贗言以方士而餓虎且所以危之也詩投畀豺虎不釋

釋獸贗有力郭璞注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猛惡多載子載贗曰爰有獲獸獸取似大飢則馴服飽則反服出于西海名之賦曰 結交三十載權注音昇哭范雲僕射詩結交三十載生死一交情吾與誰遊行榮

陽復冥冥冥或作冥榮陽指鄭夏也罪罟以橫胃橫戶孟功胃音賦謂夏亦體敗也嗚

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則一作即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

喘謂大盜之餘國用困乏士大夫尚延殘喘也時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源明以方旱飢凍十不可以諫遂罷東幸戰

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高里餒甫

傷抱疾雲安不得次沔以歸而弔源明也崔豹古今注蘇靈高里並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言人命如蓬上

露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高里誰家地收

斂精魄无賢愚兎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久踟躕至孝武時分二章為二曲莊靈送王公貴人高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

呼為
挽歌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虔鄭州滎陽人集撰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類其慕
者皆虔私傳讓國史虔倉皇焚之坐謫十年初生謫還
京師上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
虔為博士虔聞命不先廣文館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
上增國李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
君始不亦美乎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偽授
虔水部郎中因無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
武賊平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虔至台州數年卒

鷄鵠至魯門不識鍾鼓響

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

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肉不敢飲一盃

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翠望赤霄

孔翠謂孔雀翡翠也文選鸛鶴賦夜鶯鸛鳴孔翠翫

足自衛然皆負綰纓繳羽

秋心思雕籠養

思或作入虔者酒放

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訴宰相何異鸛鸛鳴

榮陽冠眾儒

早聞名公賞

甫自注曰往者公在疾蘇詩公類位尊望重素未

故地崇士大夫况乃氣精爽天然生知安後漢相榮傳陛下躬天然

姿學立游夏上謂慶之季過乎子游子夏也昔神農或闕

漏或一作極慶自著書外又撰胡本草七卷黃石愧師長張良遇黃

石公為師今詩言愧者愧其不敢為慶之師也前漢張良傳良遊下

邳有父老出書一編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三年見我濟

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曰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藥纂西極名極一作域謂兵

流拍諸掌謂其善論兵也論語其貫穿無遺恨會最何技

癢薈為外切最粗外切小貌南自注曰公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

夢野按封演見聞記慶著書名曰會粹取爾雅敘會粹舊說也癢以

兩切字或作痒枝癢或又作枝癢文選射雉賦徒心煩而枝癢李善

注曰有技藝欲逞也本又作枝癢謂慶於藥石兵書占考圖畫无不

淹貫其視神農黃石之書何異枝癢乎枝言不得其根癢言攻乎其

外也圭臬星經奧臬魚列切字與藥同謂其善地理天文也圭

細而不協於規景作无
微而或違於水泉是也
蟲篆丹青廣
謂其善書畫也慶本傳慶

慈恩寺貯柿葉數年遂往日取葉隸書歲久殆遍嘗
自為其詩并畫以獻玄宗大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子雲窺未遍

謂慶之卒過乎楊雄之傳極无所不通也前漢
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李傳覽无所不見
方朔諧太狂

作諧謂慶之言異乎東方之夜諧太涉乎邪也前漢東方朔傳朔字
曼倩上書指意放蕩辭數萬言又刘向列仙傳朔上書拜為郎棄而

避亂置憤官舍風飄而去後見會
稽賣藥五湖知者疑其歲星精也
神翰顧不一

美慶之善書得兩鍾之射也兩鍾謂鍾繇鍾會也繇字元常魏人善
隸書并行草衣昂云鍾書有十二意鍾會字士季繇之子也亦善書

羊頌云會書筋骨緊密頗有父風書並曰慶善草
隸呂總續書評曰慶書如風逼雲收霞催月上
文傳天下口

大字猶在榜昔獻書圖畫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

謂慶所畫之圖也
宣鶴誤一響
宣一作寡一作宮張協詩寡鶴空悲鳴
三絕自御題

四方尤所仰嗜酒益踈放
並見前注
彈琴視天壤形骸實

土木
謂皆枯槁也
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
言不寓意於官職也寄曹氏升

作記
突兀倚書幌
世說刘真長自庾數雖言不倚音以道突兀差可以擬道
晚就芸閣香

謂運著依佐郎也魚豢云芸香

辟紙魚蟲故藏書臺稱芸臺

胡塵昏坱莽廣兒反覆歸聖

朝點染無滌盪胡塵謂祿山反也復由廣文博士遷著作佐郎

靈武故詩言无一點所染不煩澆傷也

老蒙台州掾之泛浙江漿復免死敗台

州司戶 覆穿四明雪言度之官艱苦冒雪而行也四明浙江山

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以待詔公車其履行雪中上有上

無下足跡踐此孫綽天台賦登陸則有四明天台

言度之官飢困拾橡而食也猶以周切柔木也浙江地名謝靈運山

居賦越檣溪之繁紆天台賦濟檣溪而直上後漢李膺傳拾橡食以

資空聞紫芝歌謂度不能避祿山之亂而留賊愧聞乎昔四皓

莫高山深谷遠躑躅謂度貶為台州掾不見乎廣文

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謂度也天長眺東南台州東南

讀書孔子絃鼓琴奏曲漁父下加來聽天長眺東南台州東南

秋色餘魍魎謂荒僻也天台賦始經魍魎魍魎之塗卒踐无人之境別離慘至今斑

白徒懷曩曩昔春深泰山秀秦一葉陰清渭朗劇談王

侯門野稅林下鞅鞅於兩切馬頸系革也鮑照詩无山稅操

歸鞅謝眺詩行矣催路長无由稅飯鞅

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踈闊平昔濫吹獎此五點

憶昔時與慶聚會于關中春和秋涼之日或劇談或稅鞅操紙賦詩把酒酣飲交遊於詞翰之場而今竟踈遠間闊故傷之又憶慶之平昔濫有推

將大於我也百年見存沒謂百年交情見於存沒之際也牢落吾安放謂慶之卒也

孔子將死子貢曰泰山其頽否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蕭條阮咸在晉阮咸傳咸字仲容任達不拘雖處出不

交人事惟共親知出處同世網陸機赴洛詩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他日放江

樓含悽述飄蕩甫自注云著作與今秋書監鄭君審籍翰齊價

咸共為竹林之遊今甫詩以阮咸比鄭審故有阮咸江樓之句也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九齡父為韶州別駕因家于始興今為曲江人九齡幼聰明善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大嗟賞

之曰此子必能致遠九齡登進士第應拔萃登乙科拜校書郎明皇在東宮客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

對策高第遷左拾遺九齡為相以文雅為上所知右相李林甫惡之引牛僧孺以傾之遂罷明皇雜錄云九齡

自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日華門將就班二人鞠躬卑遜李林甫據其中揚揚自得觀者目為一鵠按兩

兔峨而詔張裴為左右僕射嚴知政事林甫視其詔大
 怒曰獨為左右丞相耶初九齡為相薦長安尉周子諒
 為監察御史子諒以妄陳休咎九齡坐引其其人左遷
 荆州大都督府長史自荆州請歸拜墓因遇疾卒上皇
 在蜀思九齡先竟祿山面有反相乃下詔褒贈司
 徒乃遣使就韶州致祭九齡有集二十卷傳于世

相國生南紀

南國分野名也唐天文志東循海微達瓊閩中是為南紀所以限蠻夷也相國張九齡曲江人曲江隸韶

金璞無留礦

礦與礦同精鍊金也

州正嶺微離越之地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也大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言已為金而不復留在礦以警張九齡成器早出而應用不復退縮故云不留礦也圓竟經警如銷金礦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皆以銷成就一成真金終無復重為礦惠能叙金剛經真金者同見礦中金性以智惠以鎔鍊礦去金存又云得遇金師整鑿山破取鑪鍊遂成仙鶴下人間九齡家傳九齡初生母夢九鶴從天而下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求復思舊飛與前程雲路齊永也寂寞想土階韓非子堯土階三尺未遑等箕顓想土階謂有致若堯舜之心故未遑致天下而讓許由由為人據義傷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閒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汚我水由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也。上聯言九齡為以書郎為左拾遺為左補闕為中書舍人為集賢院卒士是也前漢

書敘傳王國薦班伯宜勸李時上方卿李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顏師古音義金華殿在未央宮

碣石歲崢嶸碣石一作碣石**天地日蛙鼃**地一作地**退食吟大庭**庭大

氏上古至治之國也詩何心記榛梗碣石山在東祿山所據之方崢嶸高太貌祿山有叛志嘗自高

大視天地間如蛙鼃然全无忌憚九齡料其有反意屢請于帝故退食之間嘗負致治之心欲誇大庭氏不以嫌清為念故曰何心記榛梗也

骨驚畏曩哲謂畏其不逮乎前賢傷其骨驚**髮變負人境**謂憂其髮變而

為白境乎老而无補也**雖蒙換蟬冠**舊巴東服志貂蟬侍中冠金

地惡多幸惡女六切慙也下園曰謂罷相拜中書侍郎也趙子

有李林甫之嫉牛仙客之憾則得此為幸矣或謂右地地相李林甫為右相而必有嫉色林甫以罷幸一日相九齡為相心常負愧故引牛

仙客共傾陷之九**敢忘一踈歸**以踈廣踈受比九齡之賊歸也前

齡由是罷相也**蘇耽井**以九齡乞歸養不許以母死解毀不勝哀蘇耽井在郴州

曰明年天下疫疾庭中水簷邊摘樹可以代養病者食葉飲水而愈**紫綬映暮年**紫綬太守繫印之綬後漢與服志公

侯景軍紫綬二采紫白清紫圭長丈七尺荆州謝所領九齡晚年坐薦居子庾公興

不淺以九齡之坦懷如庾亮也晉庾亮傳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吏

住老子於此因復不淺便據胡床黃霸鎮每靜黃霸以九齡之善政如

傳黃霸字次公獨用寬和為治擢為賓客引調同謝靈運詩異風

詠在務屏謂九齡每引賓客同趣調者詩罷地有餘一作詩地

篇終語清省省審井一陽發陰管謂如黃鍾之律也言淑氣

含公鼎謂如大羹之和也言其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

才晉侯才徐陵書未造文散帙起翠螭九齡有集二十卷荆人

章之境空慙讀書之力散帙起翠螭刻之碑翠螭即碑頭刻

螭文也廣雅倚薄巫廬並巫廬二山名謂其才氣能與此二山

詩拙疾相倚薄韓康伯綺麗玄暉擁謂其文之綺麗如謝朓

任昉騁謂其長於賤諫如任昉自成一家則一作我則一作

家之法也裴駟序史記未缺隻字警謂其文得春秋隻字之嚴

杜預序左氏傳春秋以一字為褒貶

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雀影

滄州即滄海之南朱雀鳥南方之

宿謂九齡之名與朱鳥之宿影齊高也影形也風俗通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

宿象鳥故謂之朱鳥七宿者也

歸老守故林

謂自荆州請歸展墓也

悄延頸

悄一作嘗謂其不忘君猶冀擢用也

波濤良史筆

謂唐史氏且筆書其傳也或謂九齡之文

有如彼濤之翻可

蕪絕大庾嶺

惜其沒于大庾嶺之南也大庾嶺在南雄州始興縣本屬贛州按曲

江本集開元四載冬開鑿大庾嶺路九齡作序蘇鏡作銘

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

謂九齡

廷援亂札數頗踈難

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

後漢徐孺子南州之高士

以制作上請於朝也

也陳蕃甚重之按曲江本集九齡常為孺子作墓碣其銘曰靈芝無根醴泉无源當時傳誦今用再讀其碑故思整棹以弔之則以慕孺子之高風而不忘江湖之念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四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五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徐卿二子歌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

詩斯干吉夢維

何維熊

孔子釋氏親抱送

蓋當時吉夢之應也

並是天上麒麟兒

晉徐陵年數歲家人持以候主誌室誌以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大兒九齡色清徹秋水

為神玉為骨

言其清且貴也

小兒五歲氣食牛

言年魚小而志甚大也尸子虎

豹之駒魚夫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滿堂賓客皆迴頭

言眷注不忘也後漢李充傳鄧騰置酒請充賓

客滿堂

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衮衮生公侯

易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

以二子比之鳳雛也

名位豈肯卑微休

王充論衡自紀篇不好苟交所友位卑卑微年食幼稚行有嘉俗以寺之友

歲暮

公以上元元年己亥歲十二月二十七日至成都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此篇言吐蕃之亂也西山近接

維松上有積雪經夏不消人謂之雪山也鼓角動江城江城謂錦江之城也上元元年吐蕃陷成都天

地日流血言殺戮之多也朝廷誰請纓言先人以濟國家之危難也終軍傳南越王致之闕下

軍使南越欲令入朝軍請受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自公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

而壯心已消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何遜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得傳寫按何遜集又在揚州

早梅詩曰先國標物序驚時最長梅街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

却月觀花連陵風臺知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花可自

應應早落故遂上春來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省去亂春愁春一作

由折梅以相寄若折來則使我傷歲暮矣苟往省之則起春思撥亂也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

催人自白頭截用此和詩有對雪逢花之句上與送詩映雪發春之意頗同所謂還如何遜在揚州者其以此款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

危時未授鉞

後漢則為大將軍則為大將軍則為大將軍

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上

漢

李充傳都騰置酒請充賓客各滿堂

何人高義同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

一作騎馬誰家薄媚郎宋沈慶之傳今臨

堦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字廳豪甚

吳志孫權言甘益曰此人雖有不如人意

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

指點銀瓶索酒嘗

貴不期驕而驕自至富不期後而後自生馬上少年白面

之即生乎富貴之家不識孔法坐人之床不言其姓氏而妄亂指人而有需索用是以識其粗豪之甚也顏延之好騎馬遊里巷據鞍索酒

亦此類也

蕭八明府宴處不覓桃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

甫所居草堂在浣花村河

陽縣裏雖無數

裏一作底甫以河陽縣比蕭明府所治之邑也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滿縣種桃李人號曰

河陽一縣花

濯錦江邊未滿園

憑何十一少府豈覓橙木數百栽

橙木蜀中有之俗傳音上宜切杜田云橙音歌是也郭璞音五來切誤矣

草堂慙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橙木三年

大與致溪邊十畝陰

此木乃蜀地不材之木三年可為新河燒之也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落落出羣非樺柳

樺居詩切

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盡

千年意

盡一作蓋抱朴子有夫陵偃蓋之松與天齊其久與地等其尊

為覓霜根數寸栽

栽一作來

又於韋處乞大邑薤盤

大邑在縣中

大邑燒甃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

哀一作寒

君家白盤

勝霜雪

勝平聲

急送茅齋也可憐

水閣簾嚴雲安

東城抱春岑

阮瑀詩春岑謂林木

江閣鄰石面

郭璞江賦石面突兀水聲潺湲

崔

嵬晨雲白

崔嵬高貌

朝旭射芳甸

旭許六切日光也謝眺詩維美滿芳甸

兩檻卧

花叢

沈約詩兩檻雲欄

風牀展書卷

一作風牀展輕慢

鈎簾宿路鳥起九

藥流鶯囀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

按集有曰熟精文選理是也

晚

交嚴明府

昔第五倫詣郡尹鮮于褒後褒左轉高唐令臨去握綸臂曰恨相知晚

矧此數相見

數色甫切屢也

杜鵑詩明皇蒙塵在蜀

夏竦曰詩前四句乃序承以叶韻誤以為詩本題无甫自注目蘇軾百斛明珠去此篇凡五用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意南蓋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与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故江東所謂杜宇曾為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猶知有尊故甫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礼若奉至尊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天寶以後天步多艱刺史能造次不志於君与夫不能致節於君者可得而考也嚴武在蜀虽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尔其不度王命負固以自抗

擅軍旅絕貢獻如杜克繇之在梓州為朝廷西蜀之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浩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其尊君者為有也懷貳者為無也豈在夫杜鵑真有無也○胡仔曰或謂明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討之西內怙愠而崩此詩感是而作以夢弼觀之少陵又有杜鵑行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以老鳥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喃雛細味其詩亦是明皇遷西內時作也其意尤切讀之可傷或者知其一不知其一者也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浩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題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甫築草堂于浣花里有竹一頃餘按集

有口步環萬竹疎是也喬木上參天昔曹植詩荆棘上參天陳周洪詩離木上參天杜鵑暮春

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成都記杜宇亦曰杜宇自

天而降祔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時荆州人龍靈死其尸冰流而上至攸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相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入遭

洪水開明為穀道流有大功望帝因其位禪焉後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又杜宇禪位于開明升西山隱焉時近

三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之夢弼謂甫之意蓋原於鮑照行路難篇中有一鳥名杜鵑云是古時蜀帝竟是也生子百鳥

巢百鳥不敢嗔作嗔一仍為餒其子餓於鵲切飼也世說杜鵑養子於百鳥巢百鳥

其養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
毛萇詩傳大曰鴻小曰鴈小曰羔大曰羊

禮太古則行飛與跪乳反列也識序如知恩晉羊祜

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董仲舒春秋繁露羔飲其母必跪類知乳者也聖賢古法則驗

付與後世傳作號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

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為夫人

物之靈萬物尚知君臣父子之分今人乃叛君肆為悖逆如安史之徒了無上下禮節可以人而不如禽獸乎甫以身病不能再拜其亦

緬思朝廷不忘君父之意尤切矣劉越石扶風歌據鞍長歎息下淚如流泉

題桃樹是詩中問兩縣皆舊日事其含蓄仁民愛物厭

亂思治之意可見矣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謂舊堂小徑從來不

若畫圖矣鮑照行路難中庭五株樹一株先作花高秋摠餽貧人實餽一作餽來歲還

舒滿眼花謂舊日天下太平家給食足至高秋時桃熟皆已分餽貧者以其不害來歲之花仍是兩眼則望復結其實矣

此所謂有仁民之心也
簾戶每宜通乳鸞兒童莫信打慈鴿於簾戶則通乳

燕之往來而不信任兒童妄打慈鴿此非有愛物之心而何
鴿有慈名以其反哺也說文烏羣鳥也俗謂烏白臆者為慈鳥寡妻

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已一家甫題此詩時所向皆寡妻

日乃往年天下車書混一時也此甫厭亂思治之意也中
庸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禮運聖人以天下為一家

大曆元年春復還夔州所作

移居夔州郭

伏枕雲安縣十道志雲安縣本漢胸臆縣屬夔州還居白帝城前注春知催

柳別江與放船清作已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

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公峽官因開鑿而成故少平土惟夔州稍平耳

船下夔州郭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舸嘉我反石瀨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

是上蔡道密林雨賦瞻玄雲之晨鍾雲外濕勝地石堂煙石堂是夔

州之嘉處空望其煙此
顯中所謂不得上亭也
柔櫓輕鷗外
古詩柔櫓外鳴深江
含情覺汝賢
舳櫓在輕鷗之外忽々遂行不得如鷗之遊漾所以含情而責鷗之勝我也

謾成

江月去人只數尺
孟浩然詩江清月近人
風燈照夜欲三

更沙頭宿鷺聯拳靜
一作起聯拳曲見謝莊翫月詩水鷺足聯拳
船尾跳魚撥

刺鳴
賦跳魚水深而撥刺李自訓中都小吏贈魚詩双鯉呀呀鱗尾張

跋刺金盤欲飛去跋刺一作按刺夢而按更叶韻居郎切鳴謾郎切亦用古音也

長江二首

衆水會涪萬
涪萬峽中二郡名也
瞿塘爭一門
瞿塘為三峽之門也
朝宗人

共挹盜賊爾誰尊
禹貢江陵朝宗于海人以其朝宗所共挹取若盜賊者敢犯順為不義將欲使誰尊

孤石隱如馬
古案府怪歌怪石大如馬瞿塘不可下南史唐子真字恪師父或出守巴西而卒子真奉喪

歸巴東有怪石高二丈許狀至則勢如馬次有瞿塘大難行旅思之子真挽心長號其後五更水忽退安流而行投饒頓古案府作

經義南史作瞿塘果知其是今並錄之

高蘿垂飲猿

謂野猿緣高蘿而飲水也

歸心異波

浪何事即飛翻

言波浪飛翻而流去我之歸心飛翻未便得往也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

臨一作深言水之流必東也

衆流歸海意

萬國奉君心色借瀟湘闊

瀟湘在潭州

聲駭灩澦深

未辨添霧雨

江海不讓衆流以為大垂霧雨之微亦可添益其流也

接上過衣襟

作遇舟中之人接於其人必先過於衣襟間也此是微雨之作實值其事耳

承聞故房相公靈觀自閬州啟殯歸葬東

都有作二首

遠聞房太守

守一作尉房瑒字洽律河南人也謫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

歸葬陸

渾山

後漢西羌傳春秋時陸渾戎自瓜州遷于伊川十道志陸渾山在洛陽

一德興王後

謂瑒為相唐堂

同以一德

孤魂又客間

謂瑒客死于閬州也

孔明多故事

此喻房相奏議可為朝廷

典故也蜀志陳壽与荀勗等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以進

安石竟崇班

此喻房相死後故追贈哀

崇之也晉謝安字安石薨帝臨幸朝堂賜東園祿器 他日嘉陵涕

仍霑楚水還謂謝安之靈柩自關州嘉陵縣起發而來歸也

丹旌飛之日丹旌謝安之靈柩也謝希述言黃地誅旌委 初傳發閣

州風塵終不解時吐番之亂未息也 江漢忽同流謂謝安之靈柩忽經江漢之流而歸于

東都也 劍動親身匣親一作新 書歸故國樓故國指東都也 盡哀知有

處為客忍長休休暇也此因遠矣靈柩之歸有感而言也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飄之西極馬來自渥洼池注音筆翁崔評事稟西極龍馬之姿也僕志元符三年馬生渥洼水

中作天馬歌天 颯颯寒山桂颯颯合切颯似立切風聲也寒一作定或謂定當作節謝靈運入華

子問詩南州寒山 低徊風雨枝喻崔評事抱寒山桂枝之材也 我聞龍正

直道屈爾何為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誰謂崔抱正直道而屈也

道而起以其有元戎節度使之命也時王思禮為節度使請崔為幕府官崔奉命行役不能無悲歌而惟有識者能知之 官聯

辭冗長

長直亮切多也謂崔評事於元戎之僚屬可

行路洗歌

危

時承命而行免

脫劍主人贈

劍贈人亦理之常類伍子胥解

劍以贈漁父是也

去帆春色隨陰沉鐵鳳闕

調宮苑深遠期日收後

上作鐵鳳令張

教練羽林兒

謂訓練禁軍以收京師也懷宣帝

如林木之盛羽有羽翼擊之意故以名武官焉百官表取從軍天

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

數色角切屢也言天子多難其朝侵

移雲臺之儀伏矣

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

言當時應軍頃刻削之

點吏因封已

點胡八切謂貪污之吏棄軍頂之求以厚培植其

才或守雌

美崔公能守雌柔之才而不傲言於當

燕王買駿

骨

此喻唐帝之得恩礼也劉向新序高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

者謂郭隗曰得賢者與其國以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

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有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

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乎謂老得能熊此喻崔公之選

於是昭王築宮而師之士始之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其龍非屬非虎非龍

得公侯天寶汝師文王乃田於渭濱卒見呂望坐茅以漁乃立為師

或下井能非龍活國名公在名公指王拜壇奉寇疑謂思禮為元我

曾拜韓信為大將軍冰壺動瑤碧謂清鑒如玉壺水也野水失蛟螭

謂盜賊將就擒也入幕諸彥聚聚或集渴賢高選宜騫騰坐可致

九萬起於斯方當渴賢而集官應高舉必能奮復進出矛戟

言辯論昭然開鼎彝鼎彝功於會者之子貴歎及老夫衰

豈但江曾决還思霧一披我豈持平昔與之談論如江河之

也晉衛韋見紫黃曰若披雲霧而觀青天矣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今崔公將

家藏羅姑拂拭鏡照西施其妍姿美質自可知也舅氏多人物人一作清崔公乃用之

也按集有崔詩事弟計相迎詩無慙困翮垂謂舅氏今日尚尔行役无慙困苦

回溪終能奮迅涌池

曉望白帝城鹽山

并州言鹽山見高大而白因以名之

徐步移班杖看山仰白頭
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
日出清江望江一作塞暄和散旅愁
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將曉一首

石城除擊柝

城門衛士周夜擊柝以警夜也時孟靜則徐鐵之也志夔州古邑石城安興記一名故古城

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
星河落曉山巴人常小梗

古梗

杏坊謂段子

蜀使動無還

謂吐蕃未息故蜀使輒无還也

垂老孤帆色飄

飄犯白蠻

白或作百非是白蠻指荊州義溪洞蠻也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

項籍聞漢軍皆楚歌

寒沙溥霧落月

去清波壯惜身名晚衰慙應接多歸朝日簪笏筋力

定如何

江革傳起居如何

遣愁

養拙逢為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

神女館在巫山地隔望

鄉臺

望鄉樓在成部

漸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

回首一悲哀

石硯

平侍御者之硯也江州記云平縣蔡子地南有石九深二百丈許石色青堪為書硯

平公吟詩伯

伯謂長也

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

石硯

昔晉謝琨長嘯以却胡騎時三峽擾亂平侍御持節出使以靖其亂長嘯雍容不勞智方因得石硯以歸

巨璞

禹鑿餘

禹鑿龍門以疏河疑此石乃禹所鑿之餘也韓非子禹疏龍川鑿大河南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異

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

坳於

交切硯穴也謂双坳相聯之石各尽墨力今所謂發墨是也

多水遶隱見

見續去声謂温潤出水也

揮

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上冠貞質未為賤

貞一

作正辭諱故也平公為侍御頭上冠緋旁乃一角之獸而能觸邪此石質剛正可以比之也

當公賦佳句况

得終清晏

謂侍坐以共其用也

公含起草姿

起草謂知制誥也前漢王商嘗借明光殿起草後官

儀尚書郎主作文章起草夜更直五曰於建安門內後漢百官志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不

遠明光殿漢官典職尚書郎給女侍二人皆選端正執香如燒薰

遠明光殿

謂孝上起車明光殿也漢武帝太初四年秋起明光殿朝衣入臺奏事明光殿省中也三秦記明光殿以金為輝以玉為階也

明光殿以金為輝以玉為階也

致手丹青地知汝隨顧

眄

謂此視致之于明光殿禁中丹青之地以起章同頽天子之顧眄恩遇非常也

三韻二首

高馬勿唾面

唾一作抽當從之

長魚無損鱗辱馬二毛焦困

魚二有神君看石壁落士不肯易其身

高馬長魚有異於類尚不可輕况拔

幸之士常晦其迹其可以被褐輕賤之乎盡言貧賤不可欺也

蕩二萬斛船

蕩二廣大貌船容萬斛故名萬斛船

影若搖白虹起牆必推

牛挂席集衆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巨船每起牆挂帆必殺牛以祭

類衆人之力然後可卒而挂席雖有其質苟无其助烏能一息方里乎喻太才頂膺大任乃可也

此係自赤甲遷
灤西日所作

雨

山雨不作泥江雲薄為霧雲一作雪晴飛半嶺鶴謂天將雨也

半嶺飛鶴風亂平沙樹謂雨欲來也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見

遍切皆謂雨暗相半也拘悶出門遊謂雨拘束人則悶作曠絕經日趣

謂雨阻遷高故眺望之趣曠絕也消中日伏枕謂病也卧久塵及履則知

不起豈無平肩輿輿謂轎也莫辨望鄉路謂觸目盜賊莫辨其路之有無也兵

戈浩未息謂墨盜起也蛇虺反相顧言小人相妬害也悠悠邊月破變

邊郡也月破謂月將盡也鬱鬱流年度謂歲律云暮也針灸阻朋曹灸居枯切

以針灸療病喻良友以善言相發藥也糠粃對童孺粃胡骨切

今久病良友間隔故不聞針灸之言也糠粃對童孺糠粃非精

米也南諷當時所對者皆卑下小子更无至精之論也或曰一命須

屈己

一命謂嚴武嘗命甫為節度參謀須當屈己以事之也或曰一命小官也要人屈色以下之 新知漸成

故

成故謂嚴武死也或曰新知識漸成久客也

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

愁應接俄頃恐違忤

違一作危謂應接少遲則觸其怒此識其俗之薄也 浮俗何萬

端幽人有高步

惟幽人不隨流俗自有高致也甫欲效之也左太冲詠史詩高步得詩田 龐公竟

獨往

後漢党氏傳龐德公居岷山之南荆州劉表延請不能屈遂移居鹿門山採藥不返

尚子終罕遇

逸民傳向長字子平隱居肆意与北海禽慶俱遊五年不知所終高士傳尚字仲向

宿留洞庭秋

宿留謂有所須待也

天寒瀟湘素

素謂江 杖策可入舟

送此齒髮暮

甫欲暮罷公尚子侯秋至乃策杖登舟入洞庭備湘以尽餘年也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幾二首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

留下并依之復音腰懷字記變

州奉節縣本漢魚復縣地

同過楚王臺

楚襄王与宋玉遊雲夢之臺也

猿鳥千山崖索

峽多崖嶂少平地也

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畫舸莫遲回

又

行李千金贈

美其行賁之多也按左氏傳宣公三十年主行李之往來杜預注行李使人也襄公八年不使一介

行李注一介獨使也行行李人也昭公十二年行理之命无月不至住行李使人通聘問者夢弼謂李与理通蓋李雖異而義則同也

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

度達各班秩

兼通貴唐制秘書郎從六品上所以謂之通貴公侯出異人

左氏傳公侯之子孫必使其始則李秘書之子也玄成負文采出業豈沉淪

豎子至

擅利纔綴碧擅莊加切風土記利屬肉堅而香熟一作且梅杏半傳黃小子幽

園至輕籠熟捺香廣志捺有白青赤三種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

嘗欲寄江湖客提携乃日月長趙子新摘來之熟捺正欲寄而道路長阻費時日也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

昔後漢劉隆歸迎妻子置洛陽

高秋念却迴即今螢已亂

好與鴈同來東望西江永

詩江之永矣

南遊北戶開卜居期

靜處會有故人杯

謝眺詩山川不可

楚塞難為路

一作別

藍田莫滯留

地理志藍田屬京兆郡

衣裳判白

露

判叶鞍馬信清秋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

同一醉應在仲宣樓

樓在荊州界今義州界王粲字仲宣時依劉表在荊因登樓而作賦其後因指荊州

樓為仲宣樓

園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朱果爛枝繁

始為江山靜

為干切

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

殮

殮音絲熟食也媚宜也

歸

束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林中纔有地峽外絕无天

夔州居山水間在峽中號為稍平然亦多石唐盧全詩低頭雖有地仰面更无天虛白高人靜莊子人間世篇子曰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

寰宇記夔州春秋時夔子國後為楚地秦滅楚置郡即為巴郡

屢入武侯祠

作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

時翊戴歸先主

先主蜀劉備也

并吞更出師

亮有出師表也

蟲蛇穿畫

壁巫覡醉蛛絲

覡乃麻切見鬼者也此皆言廟之弊也

蟲蛇穿畫於畫壁之間巫覡醉於蛛網之中也

射父曰古者神民不離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衷正則明神降之效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

憶吟梁甫

數或作飲躬耕起

未遲

起一作也諸葛亮傳躬耕於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五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六

大曆元年在夔州所作

八陣圖

晉桓溫傳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

也文武莫能識之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沙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鵠形鸞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岷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傾湧汎濊大木枯槎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方物皆失故能諸葛亮小石之堆行列依然如是迄今六七百年東原錄謂孫紹先言武侯夔州八陣圖用八以石壘漢州八陣圖用六以沙壘皆近千年不泯用六在用八之後以其兵少未能足其數也或謂八陣之勢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也

功蓋三分國

三分謂魏蜀吳也

名成八陣圖

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廣漢張拭謂此古井田

也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天下三分如鼎足峙立晉之所以取蜀者蜀憤恨失在有吞吳之志

而已使不吞吳則魏豈能令并哉

負薪行

夔民男為商女當門戶坐肆於市郵擔薪於道路者皆婦人也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

去聲長一生抱恨堪咨嗟一作長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

女出入傳玄豫章行男兒當門戶墮地十猶八九負薪歸猶或

賣薪得錢應供給一作應至老雙鬟只垂頸一作銀野花山葉

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鹽井一作蜀多面

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麝醜應

詩住車問三吏何以得此毒何得此有昭君村此一作北歸州國

上吏前致符室內嫗貧醜郡神歸人興山縣有昭君村今昭君廟在焉按漢元帝竟寧元年賜單

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關氏吳兢樂府解題帝後宮既多乃使畫工圖形

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与乃惡畫之及漢美人配單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謂舟行少在公門多在水少始富豪有

錢駕大舸舸嘉我切博雅舟也言南貧窮取給行牒子牒宜舸

楚湖湘九船大者謂之舸徒協切

或謂小舟音葉言輕如葉也

小兒學問止論語

兒一大兒結束隨商旅

歌帆側掩入波濤

拖持可切

撒漩指漬無險阻

撒晉結切張揖三蒼注撒

拂也去聲向旋隨悉切波浪也指使交切搖也漬符分切涌流也於旋則撒於漬則指乃善操舟者所能也江賦撒環漬瀑李善注波浪回旋

起貌

朝發白帝暮江陵

白帝乃白帝城江陵即荊州也盛弘之荊州記宜都宜昌縣三峽七百里

兩岸連山路無絕處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其間一千二百里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三峽兩岸重山疊嶂隱蔽

天日非亭午

頃來自擊信有微瞿塘漫天虎鬚怒

瞿瞿名十道

志虎鬚巖名鄴道元注水經水出梓潼郡北流右遶虎鬚巖水廣大夏斷行旅歸州長年行最能一

作寺歸州屬荊南其人善行舟以船頭把篙相水道者為長年言行瞿塘峽去虎鬚巖其易也

此鄉之人氣量窄

悞競南風踈北客

競強也謂以地主為強以客為可欺也

若道士無英俊才

何得山有屈原宅

後漢志南郡荊歸本歸國杜預白夔國荊州記歸州縣北一百里有屈原故宅方七頃累石為

屋基今其地名樂平素山松曰山秀水清故出俊異也險流疾故其性亦隘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鮑昭詩留酌待情人鮮魚

出江中鄰舍煩書札王十五者必以美興來肩輿強老翁以美興來

病身虛俊味其俊美之味也何幸飲兒童歸故燕人兒輩矣

寄韋有夏郎中或謂此詩乃雲安所作誤次于此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柴胡乃藥名也飲子頻通汗謂柴胡可煎為飲子

服之通懷君想報珠以懷君對飲子乃假對也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明月珠親知天畔

少藥味峽中無歸楫生衣卧謂上水之舟更不須楫所以楫生衣而不用也春鷗

洗翅呼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塗謂夔峽多險阻唯州稍平欲幸郎中早來就此平地

相見也萬里皇華使詩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為僚記府儒府儒庸自官也

上白帝城二首後漢公孫述傳述字子陽始為道江卒正居臨邛更始時述使人詐漢使者假述輔

漢將軍蜀郡太守選兵西擊宗成王岑大破之述恃其地險眾附自立為蜀王都成都建武元年自立為天子號成家色尚白成都郭外有舊倉述改為白帝倉巴東治魚復縣休築城號曰白帝城在瞿塘峽上後則備屯戍敗石永

安後漢郡國志南郡西有白帝城十道志述祚為帝據西方為白德取其色也休立土一十年為光武所誅也

江城會亦態二上一回新天欲今朝兩山歸萬古春英

雄餘事業

英雄指也

衰邁父風塵

甫自

取醉他鄉客相逢故

國人兵戈猶擁蜀

調大縣元年崔干之亂

賊歛強輸秦

時國用賈

之賦歛多輸于關中也

不是煩形勝深慙畏損神

慙一作愁不是煩形勝而進居用所

慙者忠叛亂未已奔走荒我之精神也

白帝空祠廟

調述廟也

孤雲自往來江山城苑轉棟宇客祔

徊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

凡舟人往來皆祠之虛殿

日塵埃公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慙病無力騎馬入

青苔

槐葉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

掇都奪切拾也曹植黃香行中厨辦曹膳

新麪來近市

汁滓宛相俱

謂細膏槐葉和麪為冷餚取其碧香理風也

入鼎資過熟加餐秋欲

無碧鮮俱照

餚也

助香飯兼苞蘆

投比珠

以此味相勸

願隨金驃裏

腰裏神馬名盧騶

屠蘇

屋有蘇又作屠蘇或以為屋名或以為酒名服虔通俗文屋平曰屠蘇

盧丹梁翠柱

飛屠蘇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捕腰銀上首障曰錦屠蘇

盧朝隱三月

朝歌曰洛陽城路九春備洛陽城外卿千株能得來朝作

眼

衛天津橋北錦屠蘇又元日以香案入錦囊中漬酒而飲曰屠蘇酒

可辟瘟氣

今詳此詩言酒也遣馬走取屠蘇飲其速也用意調有根

葉冷陶香飯

蕭然比詩物更

得屠蘇酒相兼

尤為美也

終不渝

吳讀去声調此願終

獻芹則小小

此言芹不如味之美也列子楊朱篇宋国有

田夫謂妻曰

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王君若將有重賞而失之富人告之曰昔有美芹者取而嘗之甚於口慘於腹其人大慙于此類也

書野人有快意

多食而美子者欲薦獻之於至尊尊策有區區之意亦以疎矣司馬相如子虛賦臣之所見時其小者耳

明區區

此言意不如此物之珍也左氏隱三年傳晉有萬里露寒

殿

武靈漢

開冰清玉壺

鮑照詩清如玉壺冰

君王納涼晚

此味亦時須

杜詩卷廿六

三

此遐想入君夏月御寒為之殿開玉壺之冰以禦暑納涼於晚次之暇亦頗索此興無冷海之美而不可關故也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調舟中水鳥去仍

迴去二鮫館仍鳴打打直呂切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樵舟暮夜枚

枚負林切幹也詩枚實伐其條枚清涼破炎毒表意欲登臺

峽中覽物一作舟中

曾為掾吏趨三輔甫嘗為華州刺史曹也漢志以曹官為掾如屋之

漢武帝改名三輔曹公治長安憶在潼關詩興多鐘徒紅切水名唐

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之華陰縣即巫峽忽如瞻華岳華胡切蜀江還似見黃河華岳

古桃林塞也舟中得病移衾枕言其得病在雲安舟中而移衾枕於客居

皆甫故鄉公今客中見巫洞口經春長薜蘿感時物之形勝有餘風土惡經時

屋舍之下也回首一高歌巫蜀雖號形勝之地風土之惡不類中原幾時

艷瀨

艷以贈切
瀨羊茹切

艷瀨既沒孤根深

俗說瀨頭如馬瞿塘裏下瀨頭如象瞿塘裏上
峽人以瀨頭為水候既沒則九張不可行以其

險礙

西來水多愁太陰

謂陰氣太盛也

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

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

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

張不可行故
帶留而泣也

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盡并橫裏金

橫一作橫
橫戶子切

謂不以理也蜀郡
家有並泉之井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

余知古諸官故事更信因侯景之亂
自建康道歸江陵後居宋玉宅宅在城

北三里故哀江南賦云謀茅宋玉之宅按集用江陵府懷古賦詩攝落
深知宋玉悲江山故宅在文原又移居夔州入宅詩宋玉歸州宅雲通

白帝城疑歸州有宋玉宅非止荊州也韓
愈為江陵法曹詩亦云宋玉亭邊不得見

此地生涯晚遙通水

國秋孤城一柱觀

諸官故事宋臨川王義慶代江夏王鎮
江陵於羅公洲上立觀甚大而唯一柱

落日

九江流

前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

阮籍詩上有楓木
林遠望王令人愁

白帝城頭雲若屯

一作白帝城中雲出山

謝靈運詩若屯雲若屯

白帝城中雨翻

盆高江急峽雷霆關翠木蒼藤日月昏

翠一作戎馬

不如歸馬逸

戎一作去

千家今有百家存

百或

哀哀寡婦

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謂民皆死於行役故多寡婦軍須賦厚而民不聊生也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高棟曾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脩然欲下陰山

雪

謂襄地之山當初秋而脩然欲雪有類陰山此為可愁也陰山匈奴山名吐谷渾西附陰山其地四時常有冰雪范彦能詩寒山四

面平飛雪千里驚風漸陰山樹霧失交河城

不去非無漢署香

南自關其身置帶也署指言首署也

時官為工部員外其在省也自宜應有含香之制今以絕壁過雲

開錦繡

華陽國志合江北有紋錦山

疎松夾水奏笙簧看君宜著王

喬履真賜還宜出尚方

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故有是句仁觀奏即真也後漢方術傳王喬

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双兒從東南來於是使是至至羅張之但得一双焉乃詔尚方諒規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履也前漢百官公卿表尚方主作禁器物顏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處子彈琴邑宰日處房六切姓也呂氏春秋處子賤治軍父彈鳥琴身不下堂而

軍父終軍棄繻英妙時英或作年繻詢超切帛邊也前漢終軍年十八選為博士初軍從濟南當

詣博士步入關關吏去軍繻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懷還奔繻而去後軍為諸若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

之曰此使者乃前奔繻生也後安仁西征賦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年少承家節操尚不泯其

能紹祖也為政風流今在茲美其善為令也可憐賓客盡傾蓋謂其

也家語孔子之郊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鄭陽傳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處老翁來賦詩謂也楚

江巫峽半雲雨清簾踈簾看弄甚齊魯之間謂之弄

夜雨

小雨夜復密回風吹早秋夜涼侵閉戶江浦帶維舟

通籍恨多病恨陳休限謂時為左拾遺既通籍藉以病而退為郎忝薄遊謂為工部員外

郎而充劔南
幕府從事也

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

王粲字仲宣
有樓在荊州

更題

只因踏初雪騎馬發荊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

羣公蒼玉佩

晉公卿禮秩曰特進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皆佩水蒼玉韓愈詩我我進賢冠耿耿水蒼佩

天

子翠雲裘

宋玉賦玉人之女爲承日之華上翠雲之裘

同舍晨趨侍胡爲淹

此留

時在夔州數日之華上翠雲之裘

峽隘

聞說江陵府

古荆州也

雲沙靜眇然

靜一作倬

白魚如切玉朱

橘不論錢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青山各在眼

作若却望峽中天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遠山朝白帝

公孫述自號白帝有厓在

陝深水謂夷陵謂一作出夷陵乃陝州縣遲暮嗟為客西

南喜得朋時南旅寓夔州作此詩以寄劉也易坤卦西南得朋哀猿更起坐謂聞哀猿

之聲不竟悲而起坐也落鴈失飛騰自喻其身如鴈之落而不能高舉也伏枕思瓊樹

南因肺病臥枕思慕劉使君有如玉樹也漢李陵贈蘇武詩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世說王戎云太尉王夷甫神姿高徹如嵇林瓊樹

自然見風塵外物江文通別臨軒對玉繩玉繩星名謂夜坐行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

懷之也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青松寒不落以喻劉使君之有高節而不改其操也論語子罕篇歲寒知松柏之

後碧海闊逾澄以喻劉使君之有深量撓之不濁也昔歲文

為理羣公價盡增謂先朝尚文為治而羣儒之價高也家聲同令聞聞亡

名達也時論以儒稱謂劉使君先世家聲與南祖杜審言同太后

當朝肅當一作臨太后指則天也多才接迹昇謂賢人引翠虛捐題題

捐山交切喻山林多弃逐小人也家語不石之怪嬰蜩蝓甘泉賦捐

變懸扶搖狂在東京賦捐贈魁斯猶狂捐殺也馬融寬符頌捐田兩注

杜詩卷九六

捐除丹極上鯢鵬喻廟堂多進用君子也莊子逍遙游篇扶搖而上

有九宴引春蠶酒恩分夏簟冰皆言太后寵賜彫章五

色筆沈休文詩彫章接天紫殿九華燈西京雜記元日殿九華燈於終南山上照見百

里漢成帝與神學並盧王敏以劉使君之博學比書皆積薛

能以劉使君之善書比之唐王勃也老兄真不墜唐文選唐中宗於修文館

小子獨無承自謙也近有風流作聊從月竊

徵義充切竊也日竊指巴峽也言劉使君近有所作之詩可放蹄

知赤驥喻其詩思疾翅服蒼鷹力結切喻其卷軸來何

晚襟懷庶可憑甫言接劉使君詩軸可會期吟調數數色

益破旅愁疑會欲數教吟調之而以彫刻初誰料謂其詩

能輕料之此蓋以造化言之也楊纖毫欲自矜調其詩纖毫皆

神融躍飛動列子黃帝篇心凝戰勝洗侵陵妙而可誇也取坐蹄

棄言其詩之高不高宜百萬層言其詩之高不

萬乃自白頭遺恨在甫自青竹幾人登青竹青簡也猶書於

迴首追談笑勞歌踴寢興以追懷劉使君之談笑故勞我之

不得年華紛已矣世故弄相仍之擾則世故相仍如章弄之

多矣刺史諸侯貴乃古諸侯之貴也郎官列宿應宿音秀甫

書工部員外郎也後漢本紀明潘生駢閣遠駢閣謂閣下羅五

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閣遠音隔安仁秋與賦序以太尉掾兼虎賁郎黃霸壘書增壘音

中郎將屬官平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平曜

錫爵閣內侯黃金百斤循吏傳序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金書他賜

增秩乳贇號鑿石贇音乎大切此下皆甫自叙夔州山居之窮僻

多力獲惡飢聽訴落滕顯音吾藥囊親道士調以肺病之故常

後漢方術傳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濟南孫苞少事之有書百餘卷藥數囊灰劫問胡僧謂以世故之

遂有胡僧之問矣按曹毗志怪漢武數畧昆明他極深悉是灰墨瓦土

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明曰臣愚不足以知請問西域胡人至後漢

謂老嫗之故久通為皮之凡也齊謝朓有詠為皮隱八詩取則龍文鼎三趾獻光儀勿言素韋黎白紗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室之

簪稀白帽稜白疑作早刀筆之識也謂髮林居看蟻穴集博物志蟻知將雨野食待魚魯易林蟻封戶穴大兩將筋力交雕喪飄零免

戰兢皆為百里宰其時皆可以為百里宰也正似六安丞罷相用論其元罪性自肅宗而出故自比之桓姁女紫新裹

又參同契丹砂未精得金則并煉真人大丹訣曰姁女隱在丹砂中

注姁女永也道家四象論西方庚辛金藏女之異名故有姁女黃婆

嬰兒之號清虛子姁女居人精海本稟稟性論水銀君殺金銀毒姁

女也朱砂中夜李白安推十一序素靈宮詩詠為三十六帝外臣常採

姁女於江華取何車於清溪與丹砂冷舊秤但求椿壽永昭夷服勤於如火之業久矣

道遙篇篇十古有大椿者以冥慮杞天列子天瑞篇杞國人

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喻言血氣以為養養生終

自惜言修養之術終自愛伐數必全數一作叛也非謂嗜慾

惜也秘康有養生論

力

戒政術甘疎誕詞場愧服膺唐自謂之言以為不若刑使

庸得一善則奉展懷詩頌魯君以此詩讀美於劉使司愛

酒如涌而戒之也左氏傳有酒如涌咄咄益書字世說商中車

長安終日常書宜其欲避贈所以遠道山林者以避譏間也

揚子問明篇鴻飛冥冥人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白鳥

何墓焉注墓取也或作墓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謂蚊

難也此以白鳥青蠅喻人之議君子也謂在江湖之間天地之內

白鳥羞丹鳥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蚊蚋也謂之鳥者重

其養也羞進也凡有翼者為鳥惟約古今注螢火一名丹良一名丹

鳥腐草化之食蚊蚋也詩小雅青蠅刺譏也鄭氏箋蠅之為蟲汗白

使黑汗黑使白喻倭人參亂害惡也韓愈有詩蠅蚊兩八區可與尺

力格秋風九月至掃不見蹤跡寓意亦同

近聞

近聞大戎遠道逃大戎拍生番牧馬不敢侵臨洮賈誼

論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前漢志臨洮縣屬隴西郡後漢志臨洮縣名故城今在岷州唐之隴右道洮州也渭水遼遠

杜詩卷七六

白日淨隴山蕭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事

後漢書五原郡本秦

九原武帝改五原屬并州十道志五原屬靈州即漢五原郡地靈字記靈州五原縣抵東州馬嶺界崆峒在禹迹之內有二其一在臨洮北庭數有關中使數色角切界也謂突厥回紇遣使通好也或引十道志靈州即北庭雍州之外流沙之西

北前漢為

似聞贊普更求親

謂先帝嘗以文城公主金城公主下嫁贊普矣唐書大祿元年二月

吐蕃遣使來朝吐蕃傳吐蕃本西羌屬散處河湟江岷間其俗謂強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贊普今西域有贊連者即贊普之聲訛而為贊連也按乾元元年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降回紇舅甥和好應難奔唐書贊普遣名悉蠟奉表言甥先帝稱舅顯親也爾雅釋親妻之父母為外舅也郭璞注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婿為甥孟子曰帝能甥于二女是也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

牙帳謂牙旗也或謂此謂邢君牙也未詳

防秋近青霄

謂西山三城列次也詳見

前注西山記東觀

下臨千仞雪

西山記上有積雪經夏不消

却背五繩橋

即峽江海內以戎服京師今晏朝之夕今來遣使來通好則可以罷兵太羊曾爛熳宮闕尚蕭條太羊前吐蕃為患之夕故前日自起京師至今

慘也猛米宜官服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膳於坐卧即

仰瞻飲食亦嘗膳曰龍泉必在腰龍泉劍名越絕書楚王召風

女忘會膳之取耶龍泉王問何謂龍泉對曰龍泉狀如登高山臨深淵前漢書

龍泉王問何謂龍泉對曰龍泉狀如登高山臨深淵前漢書黃圖

遭汚辱書有三輔黃圖言月窟哥焚燒月窟指言生番也會

取于戈利此戒董卿之許于戈利則無令斥候驕謂其抗軍號

居然雙捕虜後漢光武拜馬武為捕虜將軍自是一嫖姚前

霍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為票姚校尉服愛注曰音飄撫顏師古曰

票姚勁疾貌荀悅漢紀字下票鵲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

字耳余詳味此詩必是再用落日思輕騎高天憶射鵬北史

董嘉榮為將故南比之馬霍落日思輕騎高天憶射鵬北史

金子光見一大禽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而下乃雲臺畫形像

鵬也邢子高嘆曰此射鵬手也人號為落鵬都督雲臺畫形像

皆為掃氛妖此所以激昂董卿也後漢顯宗圖畫三十八

西閣二首

巫山小搖落楚地暖其搖落也小小而已碧色見松林百鳥

杜詩卷六六

九

各相命

周書時訓賜始鳴通卦駮賜伯勞也鳴者相命也太戴礼夏小正鳴者相命也

孤雲無自心

明歸去來辭雲無心而出岫

曾軒俯江碧要路亦高深

古詩先據要路津

朱紱

猶紗帽

朱紱謂朝服而紗帽則隱者之巾甫官省而處閑曠也

新詩近玉琴功名不

早立衰疾謝知音

疾一作病淮南脩務訓師曠之欲調鍾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

哀世無王

祭終朝學越吟

史記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思而疾楚王曰舄故越之郛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

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人往听之尚越聲也王繫登樓賦莊舄顯而越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

謝玄暉詩既歡懷綠情復協滄洲趣

不道含香賤

甫爲員外郎也應劭漢官儀威帝侍中刀存年老口臬上出雞舌香与含之頗辛蠻不敢咀燕疑有過賜毒藥歸舍解決家人哀泣不知

其故倚友取其藥驗之無不嗤笑後尚書郎含雞舌香始於此也

其如鑷白休

鑷眼輒切南史鬱林王年五歲

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鄭鏡鑷

經過凋碧

柳

蕭索倚朱樓

索一作瑟馮衍顯志賦伏朱樓而四望

畢娶何時竟

高士傳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遁不仕爲子嫁娶畢勸家事斷之不可復相関當如我死矣陳与山詩書亦云向子平按後漢向長傳長字

子平男女嫁娶既畢乃勸家事勿相閑余謂尚向不同未詳孰是消中得自由昔司馬相如亦有此疾豪

華看往古豪一作禁庾信見遊春人詩金亢盛服食寄冥搜豪華西征賦古往今來龜矣悠哉

天台賦遠寄冥搜詩盡人間興兼須入海求甫欲從南下故有是句也

西閣雨望

樓雨密雲慢山寒著水城寒魯作高逕添沙面出湍減石

拔生荆藥淒疎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濕萬慮傍

簷檻檻柱也傍倚簷檻有所思矣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嬰

州

大賢為政即多聞刺史真符不必分尚有西郊諸葛

廟卧龍無首對江濱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

孤鴈甫值喪亂羈旅南土而見於詩者志常在於鄉井故托意於孤鴈也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

一作羣疑飛念羣

誰憐一片影相

失萬重雲

鮑照鳴鴈行齊飛命侶入雲漢中夜相失羣鴈亂

望盡似猶見哀多

如更聞野鷄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此譏不我知而徒肆譏三者

黃草

峽中記三峽之側多生黃草虎豹資之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人行稀

黃草峽在涪州峽之西則

蜀中矣言水行之船不歸陸行之人稀少此所以致疑道路之梗塞也

秦中驛使無消息

言京

師不蜀道千戈有是非

言崔旰之徒為亂也

萬里秋風吹錦水

萬里乃蜀羅錦江之橋名甫聞蜀有兵革之亂因對景感之而有作也

誰家別淚濕羅衣行

役出戌與夫避難逃禍者為有離別矣

莫憑劒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

被圍

勿謂劒閣之險可恃而欲割據魚松州在西山吐蕃之南鄰也已有圍之者矣此所以戒守土之臣而憂夫吐蕃之

又入寇也

白鹽山

荊州記魚腹有白鹽崖土人見其高大而白因以名之

卓立羣峯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
天白榜千家邑言縣額以白為牌耳清秋萬估船詞人取佳句
刻畫竟難傳欲以佳句專詠白益之狀雖加刻畫終難傳播所以重言其難措辭也矣

覆舟一首

此篇譏玄宗好神仙黔陽郡秋貢丹砂姽女以供燒煉之用而從命者乃沉其舟也

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墮石翠羽共沉
舟羈使空斜影羈旅也此句寫出押船使者船覆而無聊之意盡矣龍宮閔積流

罪流之為孽也世言覆船之物多為龍宮之所聚耳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

竹宮時望拜前漢禮祭志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使童男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當有流光如流星

正集于祠壘天子自竹宮而望拜桂館或求仙前漢郊祀志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南面動心

人可見上往常還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敬如樊氏城致脯棗

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使設具而

候神人瀕師古注曰飛姽女凌波日寓言神女之降也桓帝時童謠云河間姽女龍

數錢餘見寄刻伯華詩注黃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神光照夜年此兩語謂祠享而神降之也

徒聞斬蛟劍謂恨无劍以斬蛟也呂氏春秋荆人仗飛涉江中流兩蛟繞其船幾沒仗飛走江刺蛟殺之乃

得無復囊犀船謂覆其舟也晉溫嶠宿牛渚磯下囊犀以照水性真更見奇形異狀者使者

隨秋色迢迢獨上天上天以言見帝然則使者之情為可嗟矣

懷灞上游長安志灞水在長安縣東二十里

悵望東陵道東陵道指長安東門外也蕭何傳乃立故秦東陵侯種瓜長安城東世謂東陵瓜平

生灞上游春濃停野騎夜宿微雲樓離別人誰在

誰或作魚用懷昔与同遊灞上之人今既離別後誰在乎經過若自休眼前今古意何遜

詩欲明今古意江漢一歸舟古詩天際識歸舟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六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七

大縣元年在夔州所作

存歿口號二首

四子皆遊於藝故甫志之

席謙不見近彈碁

道士席謙吳人善彈碁後漢梁與傳與能彈碁注引藝經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

先列碁相當更相彈也碁局以石為之古今詩話彈碁有譜一卷皆唐賢所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盆其顛為小壺四角微起李商

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尊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持角長斜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序

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今人罕為之矣

畢曜仍傳舊小詩

玉書集畢曜善為小詩

玉局他

年無限笑

笑魯作事搜神記昔有人騎入南谷山中見一小池橫石橋橋下繫馬過橋見一少年臨地交碁置白玉碁局見

騎馬者拍手負局而走

白楊今日幾人悲

陶潛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此言戕人為之悲感特有

我而已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

甫自注高士蔡陽鄭虔善畫山水曹

霸善畫馬

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驂騑

言無人珍重而藏其畫也

日暮

牛羊下來久

詩日之久矣牛羊下來

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

山非故園石泉流暗壁草露滿秋原

一作滴秋原一作滴秋

根爾雅釋地廣平曰原沈休文宿東園詩樹頭鳴風騷草根滴霜露世謂有喜事則燈結花今言頭白老矣何用喜為哉故不須燈熾繁華也

頭白明燈裏何須花燼繁

晚晴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近飲

近一作遠

峽雨落

餘飛鳬鴈終高去

鴈陳作鶴謂鳬鴈以晴而便於高飛也

能罷覺自肥

謂罷以

晴而便於求食也

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

哭王彭州掄

執友驚鴻沒斯人已寂寥斯文生沈謝

謂沈休文謝靈運也

異骨

峯松蒼喬

都賦庶松喬之羣類注謂赤松子王子喬也張衡思立峯松蒼喬高時能離注引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

水玉以教神農能令人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又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道

人得亡公接以上崑崙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李

手謝時人北部初高選王倫初官得京畿尉也故用北部事比數日而去

東堂早見招言得進見天子也丹陽記東堂西堂亦魏制周之說曰知自以為何如說對曰臣幸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蛟龍纏

挂林一枝崑山片玉可以見東堂乃臨幸延見賢傑之處也

倚劍言禁從之地變化者如蛟龍纏繞其所倚之劍也鸞鳳夾吹簫夾其所以吹之簫也秦有簫史

教弄玉吹簫而鳳凰降歷職漢庭久謂任職之久也中年胡馬驕謂安史之亂也兵

戈閣兩觀寵辱事三朝謂明皇肅宗代宗也蜀路干戈窄彭關地

理遙彭關屬彭州有兩峯相對曰天彭解龜生碧草謂彭州官滿解去所佩之龜印也諫

阻清霄謂時有諫書獻于朝而不報也頃壯戎麾毛出叨陪幕府要言在彭州而參成節

將軍臨氣候指言撫戎之人也猛士塞風颺指言戰鬪

度之軍謀也

之事井淶泉誰汲淶一作滿淶息列切易井之九三井渫不食也為我心惻可用汲注言棄已而不見用也

烽疎火不燒凡烽火所在必先論井泉如有警必頻舉烽燧今井泉不設而烽火不燒則无事矣皆以王掄參謀

所致而然也前籌多自假前漢王方食張良請前借箸以籌之隱几接終朝隱讀去聲

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翠石俄雙表謂刻碑以表墓也寒松竟後凋謂有剛節不變

也論語贈詩焉敢墜謂不敢以其死而發詩篇之文再哭經過罷謂聞其死已哭矣今靈櫬之離魂去住

聊矣再哭經過罷舟經過夔州則南又再哭焉離魂去住

銷離別之塊或去夔州或住夔州皆自銷矣之官方玉折謂赴彭州之任而死如玉折也寄葬與

萍漂謂寄殯如萍曠望渥洼道謂歸櫬所經之道也漢霏微

河漢橋謂歸櫬所歷之橋也淮南子夫人先即世左氏傳子期

天即令子各清標南鄭旅寓秦城近斗杓杓

逆切柄也甫懷馮唐毛髮白甫又自喻歸興日蕭蕭甫因

長安之遠也馮唐毛髮白甫又自喻歸興日蕭蕭甫因

之歸櫬而有歸興日蕭蕭甫因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二首

碧草逢春意

逢一作達別賦春草碧色

沅湘萬里秋

前注他要山簡馬

要與歐同晉山簡鎮襄陽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士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

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時人能騎馬倒著白接籬

月靜庾公樓

靜一作淨晉庾亮在武昌諸佐吏數浩之

徒乘秋夜共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亮徐曰諸君可住老子與復不侵便據胡床与浩等談諒竟夕

尚書序其餘

平生一釣舟

此聯甫自言也牛僧孺開居文高唐錯乱磨滅

寒浪減

後漢第五倫傳注高唐縣屬平髮髯識昭上

調高唐

東而浪減則可以行故能勢聲望昭亡而識之荆州圖劉當陽縣東南七十里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迳誰道避雲羅

既開竹迳則其延頸豁豈是隱避於雲羅之間乎

官序潘生拙

潘生所以比鄭監蓋言其材氣可以超遷而上

賦拙者絕意於寵榮之事

才名賈誼多

誼一作傳本傳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

召為博士每詔令叙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封儲安仁西征賦賈生洛陽之才子也

捨舟應轉地陳

作鄰接意如何

南欲往江陵故有鄰接之問

暫阻蓬萊閣

阻一作住終為江海人

鄭為秘書監即侯之東觀後漢永初中學者稱東觀

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今鄭君罷退斯江海之人矣

揮金應物理

應讀平聲張協字景陽詠二疎詩昔在西京時

朝野多歡娛蕭蕭東都門羣臣祖二疎朱軒耀金戟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續蔡忽如天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余按前涼疏廣傳

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上疏乞骸骨歸老上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既歸日具酒食請族人賓客相與娛樂又古樂府煌煌京洛間揮金留客坐饌玉待鍾鳴

拖玉豈吾身

潘岳西征賦飛翠綬拖鳴玉出入禁門者眾矣羹羹秋

尊滑

滑或作弱韋音純水菜也

孟凝露菊新

陶潛詩秋菊有佳色裛露綴其英以此志憂物遠我遺世

情一觴雖獨進孟盡壺復傾

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

言鄭君賦詩分我得吟詠之氣

象則佳句莫也頻頻有之乎

秋清

高秋蘇肺氣

甫有渴疾也

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門庭

悶掃除

後漢陳蕃開一室而庭宇無纖薛勤來候之謂曰何不掃除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杖藜還客拜愛竹遣兒書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

九日諸人集于林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

此言夔州宴集非昔日詩實之地也

老翁難早出

賢客幸知歸舊采黃花賸

賸有餘也

新梳白髮微謾看

年少樂忍淚已霑衣

九日五首

重陽獨酌盃中酒

獨酌一作少飲

抱病起登江上臺

起一作豈

竹

葉於人既無分

竹葉調酒名也用因肺疾戒酒雖酌而竟不飲也張華輕薄篇蒼梧竹葉清且城九醞酒張協

七命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庾信詩三春竹葉酒一曲鸚鵡鉉

菊花從此不須開

荆楚歲時記九日登

高飲菊

殊方日落玄猿哭

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落盡

舊國霜前

白鴈來

揚文公談苑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乃來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

身妹蕭條各

何往干戈衰謝兩相催

謂干戈與衰老相逼也

舊日重陽日傳盃不放盃即今逢鬢改但媿菊花開

北闕心長戀謂不忘君也

西江首獨迴茱萸賜朝士

茱萸晉莊作茱芳萸

得一枝來

唐制九日賜宴及茱萸

舊與蘇司業

謂蘇源明也

兼隨鄭廣文

謂鄭廣文也

采花香泛泛

一作簇

坐客醉紛紛野樹歌還倚

秋砧醒却聞歡娛

一作簇

兩宜漢

謂蘇鄭俱亡而已又流落也顏延年詩衣冠終真漢

西北有孤雲

魏文帝詩西北有浮雲

故里樊川菊

樊川在杜曲

登高素滻源

滻源水名

他時一笑後

笑王

醉今日幾人存言節物依然而人事宴更也

巫峽盤江路終南對國

門終南長安之南山也

繫舟身萬里

繫古

伏枕淚雙痕

巫峽終南相去萬里於流

落之際而又卧病則羈苦可知矣

為客裁烏帽

為讀去聲唐輿服志隋貴臣多服黃文綾袍烏紗帽九環帶其後烏

紉斷廢貴賤通服折上巾

從兒具綠樽

沈休文詩賓至下塵榻要來命綠樽

佳辰對羣盜

對一作帶

愁絕更堪論

當盜賊充斥道路阻絕於異鄉逢此佳節固多愁感也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

下屈原九歌風颯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歌長作客百

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盃

謂以肺疾而戒酒也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

張景陽七哀詩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惜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

胡虜千秋尚入關

謂祿山之亂也昨日玉魚蒙葬地

西京雜記長安大明

宮宣政殿此殿初就每夜夢見數十騎衣鮮麗游往其間高宗使巫祝劉明奴王謀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

奴等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謀誅死無後焉得有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今在殿東北入地

丈餘我死時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奏聞有勅改葬苑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棺槨之屬朽爛已

盡自是其事遂絕早時金盃出人間

金盃當作玉盃但避玉魚字故改作金盃南史沈炯傳炯自初明為

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鄉之意其略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或引孔氏志怪漢盧充家西

有崔少府墓盧充因獵逐鵲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崔乃命小女粧飾於東廂與充相見成婚留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婦有姬生男則

當留之贈充衣衾送充至家經三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噴車乍浮乍沉既達于岸充視其車中見崔氏與三歲小兒共載其別車即崔少府也抱兒還充及金盞一枚俄而不見充詣市賣金崔女媼曰我妹之女未嫁而三贈以金盞著指中余謂漢朝陵墓蓋用茂陵故事也但金玉字不同以盧充故事復有金盞或者疑之故也右四句所以激怒諸將也漢朝天子之陵大臣之墓自以對南山千秋萬歲之固矣及胡虜見愁汗馬西戎逼見讀去聲曾閃朱旗北

斗閑

前四句既有胡虜發掘冢墓矣今河隴繼有吐蕃之難而諸將不知憤激速來長安禦戎也長安號北斗城耳或曰閑一作殷

謂甫父名詩不應用閑字然按集又有翩翩戲蝶閑過慢之句豈非臨文不諱之義乎

多少材官守涇渭

漢材官蹇張皆武臣也

將軍且莫破愁顏為將軍者當以防寇為念且莫破愁顏而為樂也

韓公本意築三城

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三壘相距各四百里其北皆大磧置烽火千八百所

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擬絕天驕按漢旌

前漢匈奴傳自稱為天之驕子而回紇者匈奴之種也故亦得

稱天驕也

豈謂盡煩回紇馬

紇下沒切

翻然速拔朔方兵

至德元載郭子儀以

朔方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此甫所以嘆也

胡來不覺潼關隘

潼關紅切

潼關在華州之華陰縣胡謂安賊也言潼關非不隘也而安賊之來不覺蓋以失守也此所以譏哥舒翰之敗也

龍起猶

聞晉水清晉水者河北也乃安賊所起之地也龍起謂肅宗即位於靈武而河北復清也獨使至尊憂

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

洛陽宮殿化為烽洛陽河南府也曹植詩洛陽何寂寞宮殿盡焚燒休道秦關百

二重前漢高紀田肯賀高帝曰陛下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山阻河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注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

人也百萬人也滄海未全歸禹貢滄海指山東劍門何處盡堯封滄海指山東劍門言河北盡為

盜賊所盜賊所朝廷衮職誰爭補誰爭補一作雖多預非是此非朝廷之臣不能補衮也詩大雅衮職有闕

雍仲山雍仲山天下軍儲不自供謂郡國不修貢職須上求索而後供也稍喜臨邊王

相國舊注謂王綰也余攷之新舊唐書皆不書王綰廣德二年同平章事之後與大厯三年之前或出而臨邊乎肯銷

金甲事春農

迴首扶桑銅柱標後漢馬援傳光武拜援為伏波將軍南征交趾廣州記援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十

州記扶桑在碧海之中樹長數千丈三千餘園兩樹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冥冥氛祲未全銷未或

越裳翡翠無消息後漢南蠻傳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札作祭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

而獻白雉異物志翠鳥形似燕
翽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

南海明珠久寂寥

後漢賈琮傳交趾多珍產

明璣翠羽犀象非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

殊錫曾為大司馬

東晉石勒侵阜陵詔加王導大司馬假以

黃錢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

總戎皆捧侍中貂

後漢輿服志侍中冠武弁大冠加黃金當附蟬為文

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也

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聖朝

作良此深責諸將邀功徒享高爵厚祿今天子冒風雪於外郡國不修貢職而來所賴者正在諸臣輸忠以翊贊朝廷也

錦江春色逐人來

此篇專言嚴武也甫以去年夏離成都而今年至夔初見春焉故云逐人來也

巫峽

清秋萬壑哀

甫至夔初見秋也殷仲文詩哀壑叩壑北

正憶往時嚴僕射

謂嚴鄭公

武也

共迎中使望鄉臺

武鎮蜀辟甫為參謀望鄉臺在成都主之北時甫隨武登此臺以迎中使也

恩前後三持節

武第一次寶應元年正月權知兩川都節制第二次於六月專以節制四川阻徐知道反不得

進第三次廣德二年朝廷方正以兩軍令分明數舉孟

數色角川合一節度而武以黃門侍郎來也

西蜀地形天下險

左思蜀都賦臨谷為塞因山為障一人守隘萬夫莫向

安危須仗出

羣材

安危謂安其危也按集有八哀詩詠武曰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正此意也

月

四更山吐月

貴州省中聞禱衣詩丹畢吐明月

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

更信鏡詩玉匣聊開鏡

風簾自上鈎

謝玄暉詩風簾入雙燕古詩纖似玉鈎

兔塵疑鶴髮

甫自言

蟾亦戀貂裘

又自言其貧也

斟酌姮娥寡

後漢天文志注引張衡靈憲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遂托身於月是為蟾蜍淮南冥覽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許慎注恒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服之恒娥盜食之得僊奔入月中為月精也

天寒柰九秋

李商隱詩姮娥却悔偷靈藥

海滄天夜夜心

上白帝城

華陽國志蜀先主征吳還薨於巴東治魚復縣公孫述更名白帝

城峻隨天壁

謂城之高乃天然自立之石壁也或曰天壁樓高指西方之壁星謂城之高与天壁相隨也

樓高

望女墻

望謝作更釋名城上垣謂之女墻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說文女墻謂牆也

江流思

夏后

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風至憶襄王

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

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

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

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後漢公孫述傳述字子陽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都太守述

時其地險衆附自立爲蜀王都成都建武元年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左思蜀都賦公孫述躍馬而稱帝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

謝靈運詩林壑暝色

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

月浪中翻

何遜入西塞山南府同僚詩薄雲若際出初月波中上

鸛鶴追飛靜

靜一作盡豺

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別崔湜

湜夷記切

因寄薛據子雲卿內弟湜赴湖

南幕職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

志士本惜妄動而受知之深則難固辭此以言湜赴幕職於湖南也

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緇

謂如以久磨礪卒礪使以爲利乎所謂貴尚者取磨不磷涅不緇而已

論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夙夜聽憂主

聽讀平声

飛騰急濟時

州過薛孟

過晉作遇

爲報欲論詩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凄惻

斯人指張芝也善草書號草書中之聖人自斯人既亡其書悲風難得及楊監以張旭草書示東南為之懷惻也餘見下注

生微綃潘安仁詩凱風揚微綃萬里起古邑謂有古人之氣象也鏘鏘鳴玉動

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魏文帝詩下筆連山岳湏漲與筆力皆

草書之狀也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後漢張芝字伯英善草書晉衛恒書勢曰伯英家之

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李書化水盡俊拔為之主謂筆勢超越也暮

年思轉極旭嘗自謂始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書法意觀公孫大娘弄劍而得其神俊未知張王後

誰並百代則張謂張芝王謂王逸少也張懷瓘唐六射書論草書則張芝所法其法貴乎簡易又不然太簡王逸

少換益合宜其於精熟去之尚遠則伯英祖也嗚呼東吳精唐文藝傳張旭蘇州人也逸氣感清

識謂張旭之逸氣感楊監之清識而明其白也揚公排篋笥謂秘藏也舒卷忘寢食

謂愛之也念昔揮毫端旭本傳嘗酒每大醉呼斗狂走乃下筆不獨觀酒德旭每醉書

尤入神非獨可以觀酒德且知旭有以因書悟道也按集有飲酒八仙歌張旭三益章聖傳長也又李頎有詩贈旭云皓首窮章隸時稱大胡精

楊監又出畫雁馬十二扇

謝赫畫評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氣用筆

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故楊監畫家亦所不廢張彦遠亦曰古時好畫畫十得七八御府搨本謂之官搨今公所誅畫搨馬紹正畫本也紹正開元中任少府監八年為戶部侍郎名畫記紹正尤善畫鷹鵠其飛態蕭蕭眼脚爪毛彩俱妙朱景元畫游馬監名手居妙品

近時馮紹正能畫鵠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

殊姿多獨立清絕心有向

依尚或疾禁千里馬

逸也氣敵萬人將

喻鷹之勇健也

憶昔驪山宮

後漢志京兆新豐有驪山杜預云古驪戎

冬移含元仗

含元殿名仗謂天子儀仗也

天寒大羽獬此物神俱

王于况切

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

玄宗於太平盛時常以每

羽獵劉氏小說玄宗每御含元殿令列仗於殿兩旁時

蓋王有高麗赤鷹九俊異帝入則置之駕前號決雲兒粉墨形似

間識者一惆悵于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爲君除狡

兔會是翻韉上

此四句蓋傷無人掃除
兇惡也狡兔猶崔肝輩

此係在雲安

大庾二年作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

離騷洞庭波
片木葉下

永

夜攬貂裘動業頗看鏡行藏獨倚樓

惜功名未遂而身老
也冷香夜話謂此聯

甚有含蓄者也鄭靈夏曰相
者尋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

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公之意自比於老馬雖不能取長途而猶可以知道解感也韓非子
管仲盟朋從相公伐孤竹春往而久返深感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
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或曰淮南人間訓田子方見老
馬於道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

而鸞之子方王而食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老弗為也東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薛尚

書頌德叙懷斐然之作三十韻荆州記別郎

南征為客久調其客寓江陵之久也西侯別君初西侯調秋郊西成之時侯叙別也歲

滿歸鳧鳥以薛明府比王喬之為令也王喬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

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鳧鳥自東面飛來於是候鳧至至羅張之但得一雙鳧焉秋來把鴈書

言薛明府應傳其兄薛尚書之書也蘇武傳漢使調單于言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係帛書荆門留美化

荆門調荆門軍也十道志荊州江陵縣姜被就離居以姜

也後漢姜肱字伯維與弟仲海季子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晉同被而寢聞道和親入垂名

報國餘甫自調公頃奉使和吐蕃今按大曆元年春二月景仙使大

戎魚書曰唐君之於吐蕃初妻以金城公主而叛服不常至永泰大

辰間再遣使者來聘於是戶部尚書薛景仙往報今薛尚書是耶

連枝不日並言薛尚書與薛石首自不日相並榮顯如木之有連理枝也八座幾時除

六典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一令為八座隋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及令為八座唐與隋同往

者胡星李拍言祿山也天官書恭惟漢網除假漢以美唐也

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乃除三族罪妖言令風塵相瀕洞傾胡孔切洞徒切鴻蒙

淮南精神訓未有天地時頃像鴻洞莫知其門天地一上墟言人民寡而殿瓦鴛鴦

拆魏文帝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為鴛鴦宮簾翡翠虛鈎陳摧傲道西都賦周以

綴道綴道槍鼎失儲胥疊力軌切揚雄長揚賦木擁槍鼎以爲儲胥

以爲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槍千羊切疊力佳反孔叢子愛其

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夢溺按兩聯言京師之陷

而宮殿之毀也文物陪巡符言薛尚書昔曾隨立親賢病拮据拮吉

拮据斤於切謂皇子疏離多辛苦也詩豳風予手拮据拮据拮据公時呵猱猱猱

點切猱翼乳切獸名喻盜賊也爾雅猱猱類龜食人迅走首唱却鯨魚鯨魚大魚也喻強敵

以爲京觀勢方慙宗蕭相蕭相謂蕭何何以何比郭令公也材非一范

睢以范睢比諸名將也公指薛尚書時首唱大義以討盜賊破強敵

客卿卒聽睡謀使五大夫結行胡剛切太行屍填太行道血

走浚儀渠言殺戮之多也浚口師仍會水名也言尚書公督

函關憤已據憤謂收復京師也紫微臨大

角晉天文志紫微大帝之座大角在攝提間天王座也皇極正乘輿言肅宗還京師也

賞從頻義冕從才用切隨行也言肅宗中興行賞也左氏傳

殊恩再直廬直戶謂直殿戶也肅宗自注曰公舊

豈惟高衛霍言其推賞武功如漢之衛青霍去病也曾是接應徐言其禮敬

降集翻翔鳳喻薛之兄弟如鳳之翔翔也賈誼賦

追攀絕衆狙言均蒙其賞而无不獲者列子黃帝篇宋有養狙公

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瓌苴美薛公

鑒澈勞懸鏡言家尚書

荒蕪已荷鋤甫自昔從事於耕鋤

嚮來披述作重此憶吹噓白髮甘凋喪青雲亦卷舒

經綸功不朽跋涉體何如應訝耽湖橘漳州有橘洲常餐

占野蔬十年嬰藥餌見上藥餌扶五隨所之注萬里狎樵漁楊子淹

投閣見字雲識字終投閣注鄭生惜曳裾鄭陽書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但驚飛

熠燿東山詩熠燿宵行不記改蟾蜍張景陽下車如昨日蟾蜍四五頁煙雨封巫

峽江淮畧子孟諸子孟諸九譯名湯池錐險固侯李論曰金甌湯池錐然險固不可恃

遼海尚闐然弩力輸肝膽休煩獨起予論語契子者商也

杜工部詩第二十七卷終